

●卷一

临桂陈莲史殿撰（继昌），文恭公宏谋元孙也。嘉庆庚辰会试，出吾皖黄左田宗伯（钺）门下。既登第，遂以三元嘉话与乾隆时吴县钱湘舲阁学（棨）颀颀名天下。官至江西、直隶布政，致仕归，而其诗独未得见。近者北流陈柱尊教授（柱）抄示数篇，珍逾拱璧，录存于此。《题骈征望华图为张东崖先生作》云：“我入秦关西复东，马前万朵青芙蓉。一拜那许七日恋，王程秋潦泥涂封。（壬午典试关中，与徐香珏太守有登华之约，以秋霖浹旬不果。）少陵寻源句已涩，希夷有梦神为通。皂华使者后八载，（东崖翁自楚北转饷甘州，道出陕西，为戊子之夏。）日星河岳罗心胸。当头壁立五千仞，褷指程遥百二重。瀑下溅衣尘不浣，云开立马风其雄。仙骨岂必探玉井，巨灵擘画归掌中。壮怀惯补造化缺，振笔一扫成三峰。清献随身伴老鹤，子先到处驂茅龙。竭来陶庐赋归隐，悬之四壁光熊熊。令我对卷忆畴昔，卧游当与宗测同。家山蜡屐今遍否，敢携壶桡常相从。”《送叶芸士归沧州》云：“我游五羊如山僧，终日闭关惟枕肱。闭关不得谢众客，冬烘头脑常瞢腾。君两三日辄一见，新交却赖相纠缠。似乎远山倍蕴藉，瘦骨逼视殊峻嶒。人生孝友是本计，心迹仿佛辛次膺。我有昆季别三地，恃此不遣愁思增。蝎来南北逼忧患，世事觑破如春冰。家口万里问医药，书到欲启先嗟矜。两载砚耕聊复尔，倦马未许逃缴矰。马齿相长仅一纪，霜鬓入镜发且溜。君身喜未逮尘障，海门摩举秋空鹰。胡为琐琐恋姻娅，春泥插脚牵顽藤？此行遄归计最得，朝看莱彩宵青灯。澠不入淄橘未枳，留得真面谁云憎？书香政谱富衣钵，风雷之象观所恒。柳条一折不足惜，谢家池梦神常凝。簪盍萍聚亦咫尺，但恨不共扁舟乘。珠江欲涨鱼鳞兴，双桨划破春波澄。山程更历邠与滕，殷勤请驻车辚。片言为我致弱弟，秋来买布缝行滕。”《穗垣长寿寺池上饯叶芸士归省沧州》云：“当寒不寒珠江春，欲雨不雨愁煞人。将去未去杯几巡，作客送客吾一身。今岁花朝送归棹，明岁花朝看燕峤。生憎杨柳同儿嬉，且听钟鱼宣佛号。万事去如赴壑蛇，堂前萱草非空花。劝君勿再轻离别，游子经年盼到家。暝色催人且小立，离心得五喜心十。自叹身如池上萍，风南风北为谁急。”《舟泊长沙访陈荫堂同年赋赠四首》，录一云：“野鹤避城郭，病马苦羁绊。买舟如还家，两句不登岸。冬山已酣睡，衰草时凌乱。滩远水渐阔，举目得壮观。一编聊自娱，破袂不离案。饔飧逼昼短，几欲并手爨。舟子贪行程，日走夜之半。寒月铺平波，光逐双櫓散。飒然灯火闹，隐隐见闾闾。蜷言怀故人，三载共家难。”许小琴（文深）以左田师《咏南唐古梅图卷》见示，余亦适奉师寄简，因次韵题卷后，并奇芜湖句云：“今年客罗浮，砚田守清冻。寂寞文字缘，谢绝市闾。尺书来深冬，千里俨

陪从。为言腰脚健，吟兴老弥纵。”又云：“许劭时在座，一卷出郑重。独鹤吟古梅，群鸟噤新哢。孤高义不辱，片语耐百讽。”（师咏梅有“孤高畏人知，义不辱玩弄”之句。）诸作清深闲远，多近宋人。柱尊能骈、散文及诗，有《和张豫泉先生（其淦）新居》句云：“嗜学且欣书有屋，倒悬真叹国无人。”西江甘海樵（之汲）秀才为庄恪公（汝来）之孙，性谦抑，工诗文，与吴兰雪（嵩梁）刺史为总角交，有《题兰雪新田十忆图十绝》之二云：“几曲清流恰到门，白鸥个个点溪痕。一天诗梦浑无着，直看芙蓉过别村。”“残霞如绮散遥天，驱犊人归带暮烟。不解宫商自陶写，一枝黄笛晚风前。”意态闲逸，似北宋名家。著有《荆香斋诗草》四卷。

寿州强不庵明经（克依），家世素封，性耽泉石，读书稽古，讴吟不倦，有典有则，遐追古贤。姚惜抱、周海樵序其诗，皆极称之。尤敦缟紵之谊，同时游好则滁州张竹轩，天长程禹山，蒙城赵地山，合肥蔡石瓢、吴菊坡及同里萧雪蕉是也。嘉庆丁卯，年逾艾矣，以事系皖江狱经年，谪戍闽南将乐县，古镛州也。壬申赦归，寿至六十许。自编所作诗文为《湘雪轩集》，凡四卷。其子目曰《南游》、曰《息影》、曰《煤余》、曰《抱秋》，其子裕祖、迈祖、澍徵等为刊之。淝上施墨痴（桂庭）为之图象，其神湛然，所谓诚中形外者也。余偶购得旧本，兹录其《善哉行》云：“冬雷不疏磕，夏雪不搏封。揽衣登日观，云气何容容。仙人假羽翼，超遥栖鸿蒙。遣我一丸药，携归疗群蒙。大善不自私，万汇均和融。咄哉拘墟士，戚戚扰心胸。”《读谢康乐游山诸诗漫赋》云：“抚化内无障，敦好境不渝。运往意已逝，情深理兹储。秉职自息竞，缅奇谁同娱。状险发天性，淪灵归泊如。愿遂事多旷，语愜神独腴。如何初节乖，徒伤末路起。学浅几乏审，识移守乃疏。欺己道终毁，拨本才成愚。微尚鉴古蹟，范履惩歧涂。虽未素抱失，屡怅观物虚。山水乐遣精，追琢形袭厅。昧质逊超诣，掩卷滋叹吁。”《题合肥明府沙猷如先生点苍山人诗集后》云

：“杜陵志稷契，道州重官司。缅维两君子，非但夸浮辞。胸臆有约结，轮囷不自持。公诗异今制，刻屈工芟夷。《选》理信精熟，性情尤所资。滇南家万里，薄宦远别离。侧闻清贫甚，高堂仍苦饥。养志蚤能厉，封胙亦已迟。深入无浅语，一一肝鬲披。雒诵益珍重，办香专在兹。”《赠周海樵（大槐）》云：“朔长苦饥侏儒饱，古来才士命颠倒。知己相逢乐及时，安能郁郁向苍昊？君生蚤识琅琊稻，四部《七略》资探讨。苍水使者贻奇编，把读过日不知老。文章格正斥涩体，俪花斗叶厌虚巧。思动鬼神出怪骇，驱涛涌云涵海岛。赤手搏蛇骑生马，玉佩琼琚美且好。望溪义法梅崖笔，（闽中朱梅崖先生善古文。）二者兼善更独造。近来海内谁同工，冯公笔阵各人扫。（谓全椒冯五筠先生）。赋诗力大更矫变，香象渡河龙尾掉。齐梁绮靡锤谭衰，蝉噪虫鸣焉足道

。子云草《元》自信深，茂先《博物》赏音少。但见卧雪断炊烟，那有匹绢酬辞藻。前年予游金斗城，逢君一笑肝胆倾。胶漆投合异浮薄，云龙徵逐无嫌憎。今年坐予息影轩，高歌意气轩乾坤。辨难往往面共赤，寻绎得得思转新。轩前断扁一丈六，妙文挥洒落烟云。（君为余作《息影轩记》。）君濡大笔予击节，三百年来见斯人。文成痛饮夜达晨，灯花乱落鸟啼春。眼前快意万事足，逢欢未应嗟沈沦。君胡忽生仲翔感，苦说旧恨今初伸？知君块垒消未尽，凤凰栖枳常艰辛。君不见阮籍哭何益，屈平醒孰亲。世路坎坷一身在，文字契合千秋真。为君洗盏更满酌，长鲸吸川波澜翻。平生嘉会似此寡，况兹白首情弥敦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日日与君陈清樽。”《寄张竹轩（葆光）望江》云：“老死不死偿古愁，欲归不归搏今忧。醉诬激越凌越讴，诗囚苦楚矜楚囚。（去冬竹轩探我于宜城。）羁溜曹也他何尤，旁晌内慈箴众咻。仰空嗟咄翩不留，雷岸魂来依舒州。大江风立涛成邱，捶梦散却谁传邮？榛林饥窘飞秃鹫，（蔡石瓢往谒师荔扉先生，兼访竹轩。）声匹凤喊殊啁啾。远慕赤松从遨游，徵逐黄鹄求其俦。一鸣一和三千秋，食咎啼语诚可羞。沈吟劳思哀沉幽，波浪何以安惊鸥。龙鍾往历闽海陬，鲸喷鲎吼难息偷。霹雳殷发琴响流，魑魅影避含沙收。莫厌回肠歌递稠，曲终人渺乾坤浮。”《赠蒙城赵孝廉地山即酬其见赠之作》云：“我昔诵君淮楼诗，楼高势压九华低。（萧雪蕉曾持君诗一卷见示，有“淮南第一楼，势压九华低。句。）建安风骨故迢上，绮靡不数梁与齐。前年吾兄寿七十，君文大笔濡淋漓。老鹤一鸣啁嘶息，乔岳雄撼培蝼歆。今年我复枉酬赠，光缀金薤琳琅垂。逸气天马不受勒，旷怀仙客相与期。感君爱君与君好，怜君才大身潦倒。岁岁飘零辱泥涂，有似美玉埋蓬葆。披榛除菅谁为功，含景匿曜荆棘中。堪嗤郑人宝鼠腊，舌敝无自呼顽聋。依然据案百纸尽，古来若个俊能忍。但教一吐胸中奇，何论磊磊与泯泯。吁嗟乎！文奇数奇无良遭，天岂有意窘贤豪？君不见肥东颍西周与甯，炊甬无烟长寒号？”（合肥周海樵、阜陵甯榕村皆善古文，嗇于遇，）《太湖行》云：“西湖水溉海昌谷，余波入海潜洄。太湖水灌东吴田，湖大势与东海连。今年湖涨如翻海，洞庭疑失胥口改。泛舟吊古空茫茫，何处水犀军尚在？是日天晴无云蒸，一缕云忽湖心升。东来片云阴乍合，迷漫四布默层层。须臾湖昏不见日，霹雳一声两龙出。飞据东西洞庭腰，蜘蛛踊距行相鏖。鳞甲百万挟流电，电激风颠台颺交。风声雨声鏖戈矛，老蛟助击鱼鼃逃。格急水立穿云高，穹隆万丈腾怒涛。我舟浮在怒涛上，俯视两龙鳅鱗样。洞庭微失蛮触分，两龙气作蜗涎腥。笑忆当年越吴战，纤尘点地徒纷纭。复一霹雳风雨止，我舟堕落万丈底。波恬云散群峰妍，眉妩想像醉西子。长年告余湖灾频，湖龙海笼常斗争。有时海龙涌沙塞海口，湖龙喷水冲沙沙不走。水溢淹，没民田。空苦饥年多，乐丰偶我闻。龙

施灵雨滋田畴，奚为汹汹令民愁？吴田利存旧沟洫，资湖还忧湖倒流。导湖归海路淤滞，谁能仿古疏下游？古制难复灾难弭，今知神意非人谋。采藻莫龙祠，祝龙勿骄悍。共佐帝功泽黔黎，风波不兴永清晏。亦如西湖平浅流，但有水利无水患。”《题萧雪蕉寄舫轩》云：“小筑三间远市尘，朝朝料理苦吟身。室能容膝原非陋，壁可题诗未是贫。茗辩时堪招好事，鸡豚聊足供比邻。轩车若出宜春里，金石声中识有人。”

寿州萧雪蕉秀才有诗名，嘉庆时，惜抱老人与之未相识，见其所作而笃好之。不庵散人亦赠诗曰：“诗人有东野，白杜愿低头。”可谓推崇极矣。萧诗予未得见。不庵《抱秋集》中有《寿蒙城苏虚谷前辈九十》诗，注曰：“苏公前赠诗有‘八公山色翠姬娟’句，佳作也。”苏曾官合肥训导，善绘山水松竹。

定远方莲舫先生（士淦）与弟调臣学博士（鼐）俱能诗。先生于道光庚辰官湖州守，后因公里误，远戍伊犁。戊子赐环，有《丙戌过凉州赠程憩棠（赞采）太守》（按太守后改名懋采，官至安徽巡抚。）云：“长空雨洗万山秋，陇水凄清绕郭流。香案词华传令史，雄疆声望冠诸侯。书生也许参戎马，剑气真堪射斗牛。独惜我劳归未得，天涯还喜识荆州。”《题陈梦湖（廷桂）先生典试滇南诗卷（凌瘦生所藏）》云：“曾依绛帐楚江滨，展卷如逢座上春。万里星河劳远梦，十年身世感秋苹。诗留炎徼声逾壮，人到林泉乐最真。今日凭君还寄语，为言张翰饱鲈尊。”前篇雄健，此篇和雅。“苹”韵一联，颇似唐人。《辞府主诗》“万里家山归养志，十年门馆受恩身”，真所谓文生于情者，公之立身可以见矣。《李忠定公印歌用昌黎石鼓歌韵》七古，《序》云：“篆文‘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李纲印’，旁镌‘靖康元年赐’，寿州孙饮生所藏。”诗云：“忠定李公有遣印，饮生家醇示我属我歌。南渡业已弃淮汴，拈韵谁克希阴何。印方四面一寸许，字体柳脚兼虞戈。靖康元年纪束赐，玉石光泽畴琢磨。亲征行营名号壮，红泥摹勒宜轻罗。公之声名俪赵鼎，立朝丰采峨峨。奈何大廷失其政，权奸盗窃持太阿。此印直可拟铁券，宝器定有神鬼呵。花石股民民力竭，抚字安得循南讹。公登进士隶邵武，释褐曾瞻孔壁蝌。麟凤在郊应时瑞，钧天广乐鼓灵鼉。提举安置屡颠蹶，龟山怅望手无柯。作相仅能七十日，斜阳返照如织梭。骇绝魏公出蜚语，此老行事岂委佗。况复金牌召良将，之水而外仅曹娥。回首中原半沦丧，伤哉《汉广》江之沱。却溯我公策仕初，早在政和与宣和。陈东挝鼓诉公屈，罹辟谁实司其科。欧阳澈戮倍惨酷，善类渐灭何其多。和议已成甘忍辱，会见荆棘埋铜驼。此印无乃竟虚设，三湘八闽劳经过。人生精力自有限，奚堪既切仍复磋。尤恨伯彦与潜善，更工谗谐兴风波。公窜南荒不许赦，刑章国典真偏颇。宵小鬼蜮缘底事，全躯保室匪有佗。建炎当宁覩人面，用人行政诚悖舛。遐想我公当此境，抑塞无语空

摩挲。君从何处得此印，助我酒兴长吟哦。好将榻本慎藏弃，譬如名帖珍群鹅。稽之史传数百载，流光瞥去洵刹那。彼苍梦梦信难测，独使贤杰遭坎轲。公之精爽奇斯印，应悬霄汉凌山河。题诗愿和《石鼓》韵，敢云学步翻蹉跎。

”论断畅达似东坡。先生卒于咸丰元年，寿六十六，著有《啖蔗轩诗》集三卷。哲嗣浚颐以甲辰翰林外简两广盐运使，为刻于粤中。先生第三弟芝山茂才（士衍）亦能诗，有《咏投壶》句云：“铮铮矢声疾，众耦互升降。”简链可诵。浚颐字饮茗，号子箴，乙未京兆举人，登第时年三十。亦能诗，有家风。兹录其《省学博叔父于东流同作菊江（渊明隐处，因名菊江）杂咏二首》云：“峨峨铜佛阁，密荫拥沙墩。浩浩清湖水，分流到寺门。慈悲心早觉（觉心庵，）自在默无言。绝顶凝眸望，浑如凤翼骞。”又：“永昼耽闲静，空斋兀坐时。论文差免俗，学字未嫌迟。（学博叔善书法。）岂有寻花兴，曾无饮酒诗。角声凄欲断，乡梦水天涯。”并录于此，以存一家之言。（诗案：先祖菊生公以嵯尹宦粤，与士箴都转同时，颇荷知遇。）

薄舫太守又有《追怀合肥画师施墨痴》诗云：“下笔欲追吴道子，前身合是李公麟。”自注：“寿州孙陶圃有《四十贤人图》，乃墨翁得意之作。”墨痴既没，其子小痴为先生绘《啖蔗图》。先生赠诗云：“小米临池有父风。”墨痴名桂庭，小痴名森柏。墨疑尝为孙不庵先生画像，刊于诗集，神采奕奕。小痴能诗，光绪初年尚存。

方调臣学博，莲舫太守仲弟也。研经工文，以优贡官太湖东流教谕。殚心教士，多登科者，如太湖赵太史昀、东流江孝廉（映楼，道光己酉中式。）皆是也。咸丰初，擢署颍州教授，因乱未赴任，多公（隆阿）统兵至皖，檄办寿州、凤台团练。丁巳二月，贼攻寿城，坚守十余日围解。积劳成疾，仲夏病卒，年五十五。先生耽吟咏，笃于兄弟。当伯兄赴戍，每赋诗怀之。时杭州顾受笙茂才（均）馆其家，和诗有“有酒得依金谷例，看花翻忆玉关人”句，盖纪实也。所著《四持轩集》，如《题赵生晋生（峻）岵存昀兄弟西窗共咏图》云：“三间瓦屋判西东，二陆才华出此中。家世本来金鼎重。（二生皆介山殿撰之子。）清心期与玉壶同。丸成犹记分韩母，牖唱端应到宋公。夜半书声听不断，联床风雨一灯红。”《菊江（即东流）杂咏》云：“地僻居民少，城荒树木繁。浴波翻水鸟，归市剩河豚。亦有人呼渡，曾无吏候门。清风吹满座，独自倒芳尊。”二诗清切厚重，似香山、放翁语云。言为心声，信哉！先生哲嗣浚师，字子严，咸丰癸卯举人，以内阁中书官至肇罗道。先生有《四持书屋观莲图》诗，赵岵存编修奇和有云：“十二年来见未能，离踪长托玉壶冰。开械宛近春风座，问字回思雪夜灯。”附录于此，亦龙华会上一段公案也。

道光乙巳秋暮，莲舫先生里居。闻林少穆制府在新疆戍所，奉旨来京，以四五

品京堂候补，喜而赋奇二律。少穆制府和之云：“轮蹄未息鬓毛斑，始愿惟期入玉关。垂老重嗤鲇上竹，报恩只学雀衔环。三边到处都留月，万里归来饱看山。漫记泥痕鸿爪在，倦飞早似鸟知还。”其二：“林园苍郁竹枝斑，小隐知君静掩关。顾渚茶香浇块垒，虞墩麦饭吊珠环。（定远有虞姬墩）。家传燕许新簪笔，（谓长君饮苕太史）。心薄巢由旧买山。何日春明扶杖过，相看儿辈早朝还。”二诗雍容大雅，具见名臣风度。

全椒黄琴士广文（典五）乃李申耆门人，客淮上，与莲舫先生频相赓唱。有《咏雪》诗四叠，《东坡聚星堂韵和莲翁》云：“不学老儒烹匏叶，终日吟哦一卷雪。缁幽斗险语盘空，狂歌大笑冠缨绝。方干能诗复善书，屋漏痕兼钗股折。年来著作等身成，雄心那许名磨灭。老我书城作蠹鱼，百不如人甘肘掣。胸中磊块酒杯浇，世态炎凉消醉缬。笑他俗子竞锥刀，手数青钱亦琐屑。（郑蛄诗“青钱琐屑安足数”。）积霰连朝苦未晴，繁冥历乱随风瞥。多少穷民鸿雁嗷，陈规吾服晏婴说。安得大裘千万丈，广被阳春起寒铁。”

丁叔雅部郎（惠康）之“唤回三户作殷顽”，与文芸阁学上（廷式）之“无分麻鞋迎道左，收京还望李西平”，皆所谓“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阙”者也。

庚子秋，予游沪。文学士见余诗，有黄钟牛铎之知。余因献诗，有“神山风雨走孤鸾”句，公极赏之。偶予赴吴淞视弟，数日不见，则函讯吴北山师曰

：“陈子言诗人尚留沪否？”公尝以傍眼典癸巳恩科江南乡试，而于门生独爱苏州汪甘卿（鍾霖）、甯国徐积余（乃昌）二人。余以一布衣，乃得预其列。

每思畴昔，曷能去怀？公诗初以典丽胜，晚则喜效皮陆，境为之也。兹录其赠北山师一律云：“久停谏舌写春愁，星子骚心往不收。国事与谁论出处，将门如汝最风流。朝衣典尽天方雪，宝剑鸣时气欲秋。惆怅玉龙无主日，斜阳黯黯独登楼。”《山居》五排六十四韵，乃癸卯岁暮萍乡里居之作，摘录警句云

：“息影岩阿足，消闲事事佳。橐天符柱史，胶日命灵娲。”又：“野游来广莫，代谢纪无怀。潇洒华阳帽，优游阙里鞍。棋围重布子，剑解与添差。”又

：“栖峻扪萝径，循流泛荻簿。凝阴群象肃，吹律八音谐。”又：“龟供特健药，鹿系放生牌。”又：“松高疑倚岱，橘老漫逾淮。万竹青竿亚，双桧紫穗挨。蠹深南越桂，蚁聚北宫槐。学种庄生瓠，还移孔墓楷。”又：“汲黯征犹昔，刘伶醉可埋。华胥前圣国，阿閼化人阶。”又：“素发俄垂领，朱门肯乞膜。修然责白石，甯要佩青娲。”奇兴述怀，允称博奥。学士甚爱张园风物

，每至辄喟曰：“我辈来看春风。”庚子后，屏居沪渎，与知旧语，辄叹曰

：“我与安期生同游洛水。”盖借麻姑语，谓三见沧桑，言际隐然有“贞元朝士已无多”之慨。著有《云起轩词稿》，宗法苏、辛，搞辞华赡。积余观察为梓行于世。

文公达大令（永誉）乃同光间高廉道树臣观察（星瑞）之孙、芸阁学士之子，累世以诗名。君聪慧，早岁游庠，克继其绪。余识君于沪，年方弱冠，挥翰若流，亦骈亦散。以贫故，馆谷四方，凡三十余载。共和癸酉仲春晦日，以中风疾卒于沪，年五十二。有二女，无子。余与君夙有苔岑之契，辑缀遗文梓之，署曰《天倪室集》，从君旧名也。兹录七律一首《广州光孝寺有诃子树四株数百年物也，余童时家邻寺旁尝嬉戏树下，丙午十一月重至都树感作》云：“迢递诃林百尺枝，簸钱此下忆儿时。亭亭四荫还如盖，髣髴双髦易变丝。欲数牟尼成大觉，一攀青干慰遐思。平生尽有芳华感，岁晏重来索语谁。”风致楚楚，弥近元人。君所著笔记有“扶桑非日本”说，颇疑此树产于澳洲。后余于甲戌岁购帛州李墨庄编修（鼎元）《师竹斋集》，言嘉庆庚申夏出使琉球，见扶桑树，惜君已逝，不获共证。然君遇事考核，不肯贸然徇人，亦具见家学渊源有自矣。按李诗有《咏扶桑》一绝云：“甘同木槿争朝暮，不与祥桑管废兴。球地有花开四季，让他长占佛前灯。”自注云：“扶桑树叶与桑无异，可饲蚕。花而不堪，朝开暮落，一名佛桑。千叶者有大红、淡红、黄诸色，单叶则惟大红一种。单者蕊高出瓣外寸许，如烛承盘状，故亦名照殿红。千叶者办作重台，蕊藏不见，谢时皆卷办如烛而后落。四时皆花，六月尤盛。俗以槿为佛桑，叶不类，未为得实也。”据此则其花迎日而开，与古语“日出树间”吻合。

近偶检敝簏，又得公达旧作《观报》一首，乃《天倪集》所遣之作，补录于此。诗云：“春意苏人墨砚和，闲窗短几乐编摩。牡丹北胜徒厦语，玫瑰兵连总奈何。信有泰山亡玉马，不缘辽海贡天鹅。江头策马长捐涕，采采芙蓉乱叶多。”时辛丑暮春，君方弱冠，羁沪。命意温润，搞辞博雅，不愧名父之子。

“玫瑰”句用欧谚，盖其时联军据京津也。

醴泉宋芝栋侍御（伯鲁），襟度和蔼，戊戌以党案罢误，居沪五载。尝游石湖，绘《石湖图》赠余，且系以诗云：“越来溪畔水，曲折到盘门。楼榭今何处，苍茫落日昏。山光茶磨屿，帆影石湖村。亦欲营茅屋，生平孰共论。”壬寅归秦，改号芝用。伊犁长少白将军（庚）聘修《新疆志》，留数载返。辛亥夏，余上陇时，介绍俞恪士提学过其家。犹是明朝老屋，小有园亭，酌酒池上而别。公善养生，神清貌腴，犹似中年人。沧桑后，一为都门议员而归。以卒未初秋卒，年七十九。

安吉吴直石大令（俊卿），性通脱，善篆草、山水、花卉，尤工铁笔，时谓可继赵搗叔。服官吴中，署安东令，一月去。著有《缶庐诗钞》，文艺阁学士见之，评为“清冷”。录其《答卢梧生》云：“掩水门虚设，谈山客寡俦。屋和秋共老，愁与发为譬。得句喜三日，假书盈一楼。家风演茶量，两腋听飕飕。”

”《严家桥写望》云：“冬十二月春雁啼，严桥行色晚凄凄。潮枯斗勺量沟水，地僻蒲芦损菜畦。循例杀羊村赛社，隔窗游鬼冢穿堤。经霜杨柳还蝼眼，宝瑟明珠向浦西。”《对酒》云：“灯昏未昏晨钟撞，月落不落横纸窗。我歌寂寞少人听，拟抱铜琶弹过江。”共和丁卯仲冬卒，年八十四。

宋燕生徵君（恕），原名存礼，后又改名衡号、平子，温州平阳人，为瑞安孙墓窠田侍郎之胥。幼贫困，赖孙公奖拔教诲，终成名士。己亥客沪，列名正气。会庚子余到沪，始相识。君出言有章，狷洁成性，为人题诗辄署浙东，屏绝俗称。后张楚宝观察创办济南大学，聘为文学总教授。君每寒假归，过沪辄相往还，倾谈不倦。余录君诗甚多。君素清跃，客中有疾，医用电气治愈，遂容貌丰腴而内虚矣。既归瑞安，屡病，以庚戌正月廿三日卒，年甫四十有九。所著《六斋诗文集》，未梓。兹录其《赠孙仲屿》五古云：“束发慕儒侠，立言祖虞唐。章黼穷蛮域，迦陵思乐方。乐方在何许，沙界阻难量。闻哀未忘情，涕泪数沾裳。沾裳竟何益，徒使形神伤。幽岩桐无枝，浊世麟不祥。梦中见玄圣，堂上弹清商。长跼审其曲，欲写断人肠。吾子抱仁术，惻然谋梓桑。既陈辟门法，复著新民章。勋华风久绝，洙泗学几亡。高明属昏虐，大义诋同康。惨惨孤灯暗，漫漫秋夜长。已矣待来叶，勉哉守先王。”仲屿名宝，钱塘人，乃子绶侍郎（诒经）之仲子。少随宦京师，时官候补户部郎中，侨居沪上。

《辛丑答友五绝》云：“一见吐肝胆，知君非俗人。所嗟生意尽，枯木竟难春。”《乙巳游趵突泉》云：“怪绝阴阳炭，煎成百沸泉。伏流能怒发，人事竟难然。”《丙午秋晚寄怀陈子言居士》云：“人间尚有陈无己，觅句萧然独闭门。安得扶余王我辈，不如诗界辟乾坤。”又：“济南名士今多少，残照西风历下亭。信美湖山谁共赋，九原难起李沧溟。”古风融会《骚》《选》，近体兼综唐宋，不忘君国，情见乎词。朱古微少宗伯尝与君为布衣交，见其所著《卑议》，论改革时弊诸端，叹为平实。荐举经济特科，君以母丧未赴。然谒朱公，则执门生礼甚恭。朱公虽逊谢，君于送客时，必请朱公入门而后去。余尝与同谒，亲见其事，并记于此。余《题六斋明经遗稿》云：“残照西风历下亭（君旧句，）怀人佳句客中听。江东《卑议》流传，道韞徒教守一经。”（君女为陈介石子妇，葆其遗集，欲全刊之，力未能也。）

归安朱古微侍郎（祖谋），又号沔尹，晚号上强屯阨人。初为诗尚锻链，继弃而为词，专学梦窗，思精语卓，自成一家言。其《强屯阨词集》中有《埭西山行偶书调奇阮郎归》云：“水墟花濑上强屯阨，双溪溜竹分。鬓丝供得十年尘，飞泉清角巾。才它瘦策，理空纶，重寻钓石温。年年含笑待归人，春山清净身。”上强屯阨者，湖州地名，先生自纪其钓游之处也。乙巳，先生以停科举，由粤学引疾居沪，予始识公。公爱予诗，颇向人称道。予每有所作，辄呈鉴

定。有未当字句，公必属自改，至可乃去。余尝宴公，公赐词有“认旧隐、阆风狂鹤”句，词载集中。公自言：“庚子岁将暮，李文忠相国到京议和，联军要挟三款：一两宫回京，二剿拳匪，三惩办罪魁诸人。须允，始能开议。文忠踟蹰，不敢上闻。吾时官内阁学士，因与太常寺少卿河南李擢英（芷香）、户科给事中广西王鹏运（幼遐）、御史江西万本敦（薇生）四人同上疏言事，洵桂林刘伯崇殿撰（福姚）缮写奏摺。刘将‘惩办’二字改为‘正法’。辛丑正月，两宫乃有惩办罪魁之命，凡随侍行在，及在京诸人，皆正典刑矣。两宫既回銮，王引疾，李以裁缺，皆去。万授泉州守。壬寅，吾亦以礼侍出督粤学，风流云散矣。”

强屯_阝先生督粤学三年，遂致病湿，久屏茶经。有《渔家傲》词云：“绕榻书签兼画登，朦胧散帙何曾竟。老去不禁茶力猛，微睡醒，风炉煎术供秋病。万里碧云生雁兴，行行书破青天影。楼月半升帘薄暝，阑独凭，商音满耳无人听。”公卒于辛未仲冬，年七十五。

强叟有《题清道人遗像》句云：“犹能下笔风雷起，便与临觞醒醉难。梦想何人到青史，收身百计让黄冠。”倾吐肝鬲，无一懈笔。“醒醉”句谓道人豪于饮啖也。

王聘三方伯（乃徵），刚川中江人也。光绪庚寅翰林，历官江西抚州守，湖北荆、宜、施道，擢藩司，护鄂督篆。宣统初年，调河南、贵州藩司。辛亥国变，弃官寓沪，以医自给，改号病山，又号潜道人。善诗词，诗派中和醇正，类权德舆。遭际迪遭，家人尽逝。晚娶合肥方雨人大令承霖（会官靖江令）之孤女为继室。手钞前岳母阚德嫔夫人（寿坤）《红韵阁诗文稿》，欲重梓行，以贫未果也。癸酉仲冬，病卒于沪，年七十三。兹录其《立夏前三日憩非园次宗武情仲昆季唱和韵》云：“幽径无人双蝶飞，绿阴欲满紫藤肥。暖风啼鸟留春气，微雨落花沾客衣。邻树补天围作幄，短墙环野不扃扉。闲游半日机云话，举似山阴看竹归。”非园在沪北，乃粤人甘翰臣处士别墅也。戊午九日，偕强屯_阝、仁先、懋仲游焦山。第三日，赴金陵访散原先生，留连四宿而别。先生旋有诗至，和其韵云：“延息贪佳游，好秋怯梦断。伸眉故人书，远伫岫濡伴。啸俦美风日，江山写怀满。既棹京口屿，遂驾石城馆。凌云诗仙居，劫后席重暖。栋牖天护持，园花露漱擗。聚欢图新惊，离悲述从懒。怪君起危，叠什秃几管。宾初试觞，富致良酝款。移军张吟嬉，群伏老将悍。皎皎中天月，照见栖鹊卵。连夕振吾惫，时亦吐恢诞。哀生焉所逃，乾坤此虚寂。相期天为徒，奚病人也散。愿言葆幽姿，岁岁竹叶碗。唳天霜鹤音，希答作陋短。”吴屐斋与许疑庵有问答诗，绰有风趣。屐斋《答疑庵见怀》云：“为分岚翠上尘裾，札奇风樵雪钓余。江路渐开梅到杏，濠梁终笑我非鱼。忧天倚杵甯忘世

，求友同林一起予。甚欲寻诗山水窟，壁塘烦讯旧家居。”（余祖居在岩塘，去疑庵仅一舍。）疑庵答云：“良友书来一惘然，堂堂白日是何年。小人只解忧田圃，无梦能回倚杵天。相依墟里各西东，老树清溪处处同。君问岩塘了无别，春来都在菜花中。”（履斋问歙中岩塘旧居，竟不能对。）

上海严载如处士（昌育），一号畸盒，尝游黄山，有《谒熊鱼山光禄（开元）墓》（有碣曰：“明遗民桀庵大师之墓”）。诗云：“汀州惊已破，残局挽难回。抗疏言都尽，披缙志可哀。弃家感禾黍，式墓剔蒿莱。丞相源头水，精灵共溯洄。”君笃志文史，搜讨丛残，辑有《海藻》一书，乃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五朝上海人之诗。陈散原先生年踰八旬，犹为作序。他日刊成，当不陞而走矣。

涡阳袁杏南中丞以廪生官至新疆巡抚，喜为诗。居淮北勇悍之区，肯为雅歌，可谓英杰。有《过长安故城》七绝云：“山河王气锁关中，汉武秦皇一世雄。杯土未乾宫阙火，空留渭水自西东。”感慨处近中、晚。国变南归，隐居卒。

盟鸥叟尝作五古四章，以肖《选》体，弃去。彦师在京师相遇，（当是乙未、丙中间）。爱而录存。既携归，余又见而录之。兹偶检敝笥，摘录二首存此。其序曰：“重九后，秋气就尽，荒寒济至。游说之集，惰于数出。将供菊蓄酿，寥寥余秋，以独赏尽之。兴寄斯托，言之无端。”其一云：“秋阑意亦减，余怀与落木。门前散幽步，荒景若村谷。余心有羲仪，匪伊岁时速。凉风变原草，凜然天地复。如何含生者，辛苦相迫蹙。羊肠未为险，坤轴将尽缩。去去不足言，爱此西家竹。夜归露气白，月照森肃。”其二云：“露萤不自生，腐草分余辉。朽质能几时，生涯尔亦微。荒园月初下，冉冉流人衣。篱虫警秋寒，羡尔照独飞。芳菲一以歇，薄翼将何依。阴阳使之然，孰穷来与归。”杜鹃花诗佳者颇鲜。光绪中年，予在粤见赵宗檀句云：“也知此去西川远，斜立东风未肯飞。”不即不离，允称杰作。

周彦升先生（家禄），江苏海门厅人。同治中优贡，一署丹徒训导。光绪六年，吾邑吴武壮公（长庆）自浦口移屯登州，聘为记室。八年壬午，朝鲜兵乱，武壮奉朝命，率师援朝鲜，先生从行。航海七日而入汉京，执乱首大院君李呈应，（时谋废国王，立其次子。）送天津幽之，尽平乱党。朝鲜事定，留防二年。先生赋诗，多纪其事。甲申正月，武壮班师，驻奉天金州，未几病卒。先生乃从湖南学政太仓陆文慎公（宝忠）入湘，襄校频年。后游武昌，为存古学堂总教习。卒丑冬归里，过沪，访吴彦复师。余居师家，乃得谒见。先生性情和蔼，爱士若渴，颇赏余诗，有问必告。先生诗宗三唐，间及乐府，各体俱善，为光绪时一大名家。兹录其《奥移集》中诗数首。《春雨杂兴》云：“画

舫潇潇雨，初间二月雷。开窗当野水，卷幔受残梅。春事花开落，溪声客去来。漂摇孤垒在，巢燕与徘徊。”《偕王比部（桐）街西赏残牡丹》云：“胜绝街西种，珍珠出宝胎。无人知爱惜，相见在尘埃。迟暮翻怜色，飘零始惜才。殷勤千万意，何不在初开。”《立夏》云：“漫天晴絮下斜街，带雨春苔上断阶。门闭游龙三尺壁，啼莺只道是空斋。”《衡山杂诗》三首，《络丝潭》云：“潭盈丝亦盈，潭涸丝亦涸。天下杼轴空，巧妇难为络。”《上封寺》云：“雪封香积厨，风撼觚棱铁。倚槛辨湘流，东南几断块。”《观日台》云：“义驭未临时，烧天作奇丽。心讶金轮奇，不知浮云蔽。”壬寅，先生赴津门，余赋诗赠行。先生次韵见答云：“诗是北山诗弟子，孔门今日有颜回。后潮水逐前潮长，下岫云遮上岫来。君掣长鲸回碧海，我持朽骨上金台。可能身后丛残集，点勘终烦大雅才。”先生卒于宣统己酉冬，年六十三。哲嗣季诚大令（坦），沧桑后刻《寿恺堂遗集》。遵先生言，延余校勘诗、文、词、联语，凡三十余卷，二载乃蒇事。今季诚又于己卯初冬病逝，年甫五十三。仁孝无大年，可慨也。有二子之森、之淦，闻皆能嗣其先业。余赋挽词，有“仕宦裁温饱，千金刻父书。长才无废事，衰病得闲居”之句，读者可知君之生平矣。贵池刘恭甫（诒恂），逊甫太守弟也。逊甫诗已刻于《皖雅》，恭甫诗予未得见。近者昆山赵学南处（诒琛）见赠《画肤吟》一卷，则恭甫诗也。庚子岁逝，年甫廿四。诗效昌谷，有足传者。兹录《寿衣》五古云：“凉蝉响夕林，熠耀征幽馆。引卧怜孤衾，邻机导愁窆。冥冥江海深，惻惻梦途短。香泽羞鬓丝，沈燎绝余暖。霜纨叠玉砧，繁杵续复断。明漪监容华，偕景聊自款。纤腰亦何修，揽衣知带缓。君子怀故乡，今夜月轮满。”

湘乡曾重伯太史（广钧），文正太傅孙也。曩贻《环天室诗》一册，（宣统二年夏刊）。久置敝簏，世乱年衰，未遑料理。近偶检视，已被鼠啮。追怀畴昔，哲人云渺，（君卒于己巳秋，年六十六）。弥复伤怀。兹择佳什完好者，录存于此。《庚子杂诗》五律云：“水宿兼风弱，舟居似槛猿。⚡将看众岫，麦秀叹中原。山魅休相谗，秋花与泪繁。未知身世事，何处更招魂。”《送人秋试》七绝云：“秋阴人病太无聊，小阁黄昏坐寂寥。裁取轻纨疏别恨，几行宫体似南朝。”又五古断句：“磴峻水潺，谷育烟纷薄。”“山行路已负，水宿澹将夕。”“垂垂熙阳翳，暖暖初阴积。”五律断句：“帘钩金屈戌，人倚玉阑干。”“鱼贱过晨市，鸦飞催夕曛。”“王孙争麦饭，遣老隔桃花。”“卫文三十乘，句践五千兵。”又《挽座主潘文勤公》（祖荫，官至大司空）：“相门遗笏在，夫子抱经来。”七律断句：《和李亦元王聘三庚子落叶词》：“赏花夕夕陪铜辇，斗草朝朝费玉钱。”“瀛海生平愁似墨，泰陵迴望绣成堆。”“重璧招魂伤穆满，渐台持节召贞妃。”“清明寒食年年忆，城郭人

民事事非。”《醉题多景楼》：“亡国可怜山鸟帝，废台想像佛狸军。”诸作绮思巧合，不愧湘州才子也。又“羸铎未摇冈替戾，螺舟先受渡颠当。”“窗纸多棂明不足，黄金非瓦注先昏。”“莽苍三适似餐腹，阿育四轮方驾尻。”

《鹦鹉洲吊祢衡》云：“于何相求常子阁，彼殆见君衡气机。”运典而出以自然，亦无骄矜之习，尤所难也。余尝宴君，酒罢饭时，仅剩草具，君怡然饱啖。余每思高致，而不能忘。

山阴俞恪士提学（明震），一号觚斋。辛亥春，招予上陇，宿新安县。见赠五古云：“我从洛阳来，坦途无百里。峨峨见城阙，崤陵列屏几。车马乱流渡，隐隐如浮虬。莫吊古战场，中原事未已。风起远天黄，落日淡如水。况为行路人，茫茫谁遣此。须臾日西匿，回光射成紫。幻影逐明生，饥乌投暗止。此是古今情，悠悠吾与子。”海藏叟见之，谓得杜意。公晚号觚庵，戊午冬卒，年五十九。著有《觚庵诗存》，已梓。哲嗣纯，字慎修，善绘山水。

嘉兴沈子培先生（曾植），光绪季年官皖提学，擢藩司，护抚篆。宣统己酉夏解组，寓追。壬子夏，余自陇上归，重晋谒，呈《纪游草》。先生赠诗云：“庐江洄倚沼，淮水郁增波。市隐江南美，轺封塞上过。沙深迷赤柳，月冷渡黄河。病客昆仑梦，因君发浩歌。”此诗书扇见贻，署款曰“鹤柴山人”。余因倩友人徐丹甫镌为印章。先生卒于壬戌十月，年七十三。著有《海日楼诗集》。

陈散原先生题予《陇上草》云：“鬓发凋疏面目黧，莽穿关塞命如丝。更弹地变天荒泪，成就穷边一卷诗，”先生尝诲予曰：“近人作诗多喜广博无垠，每到漫无归宿处，子勿尔。宜竭其才力成一家言，他日自可永存也。”予终身服膺斯言。先生于丁丑八月卒于燕京，年八十有五。子能诗者师曾、彦和、彦通三人。

沈培老有句云：“新岁见新月，北人思北风。”颇脍炙人口，乃庚子春客鄂作。时景皇方被幽羸台，议立储，盖有为而言也。予尝闻门人李晓耘言，昔读书京师，游北海，登瀛台，（按即辽时琼华岛）见德宗寝宫尚留杉木榻一，黄缎覆之。后数年再往，则乌有矣。予爰赋《杉木榻乐府》以纪其事云：“杉木榻，黄缎茵，景皇养疴瀛台辰。自冬徂夏临水亭，石座小憩荷钱新。庚子立储乃复出，尧幽囚，史可读。”

闽县林子有提学（葆恒），一字韧庵，产部侍郎文直公（绍年）之哲嗣也。工诗词，性好游览。有《莫干山杂诗》三十首，兹录二首石：十载经行处，重来策短筇。泉声林外咽，黛色雨余浓。有径皆穿竹，无峰不种松。山容依旧好，只我已龙鍾。”又：“云影寻常有，今朝忽混茫。峰随波上下，岛矗水中央。松助涛声壮，风添海气凉。烟销旋日出，远岫各苍苍。”闲淡处颇近姚合。

温州赵百辛教授《甬上有修楔》句云：“杯酒直追真率会，江山犹似永和平。具见雅人深致。

强屯^卅先生诗尚奥衍，庚子后，专力于词，存诗甚少。有《寄怀遂公》一律云：“道丧醉人无谬误，运健者亦逡巡。羸蛉未用轻陈说，龙蠖何尝有诎伸。偃蹇一心从匪石，迷茫百变故知津。几时璧水澄于镜，才信桓谭论一新。”似是辛壬之际所作。遂公者，钱塘夏穗卿州牧别号也。穗翁湛深佛理，素主持行立宪新政。

夏穗卿太史（曾佑），一号别士，光绪庚寅会元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礼部主事，旋改外授祁门令，擢泗州牧，调权广德。辛亥弃官归，旋游京师，数年卒。有《出都留别天津诸故人》五古云：“湛湛一樽酒，渊渊千卷书。萧萧两株树，寂寂三间庐。微材岂有竞，即此亦足娱。所嗟时日迫，言将戒征车。征车亦何为，穷达非我图。但恨万山外，朋友日夜疏。滔滔浙江水，亘古不得徐。东流到黄海，应萦故人居。登楼望不见，天海摇空虚。旋归对尘俗，积懣聊一舒。住儻独就枕，梦见游天衢。九奏动万舞，熊罢自我涂。丘聃并千古，畴能辨有无。”此诗纾徐不迫，是深于情者，读之如闻穗翁当日之谈玄理。夙喜郭频伽诗，性固相近也。

●卷二

东莞张豫泉太史（其淦）乃学海堂山长陈甫先生之门人。工骈文，似徐庾；善古近体诗，不拘一格。于光绪己卯举于乡，年甫踰冠。壬辰中式进士，卧病旅邸。甲午补殿试，选庶常。乙未散馆，丙申选授山西黎城令，丁酉春履任。视事四载，政清人和。庚子冬卸事，为抚军记室。辛丑，大吏追论教民出境被杀、保护不力事，罢职归，家居八岁。宣统元年，晋抚锡良奏请开复，纳粟为皖省道员。二年春，因藩司孚恩病逝，提学吴同甲（字棣轩，高邮人）。署藩司，公署提学使，凡四月余。迨新任藩司连甲来，吴回提学任，公乃卸事。辛亥九月政变，赴沪隐居，今垂三十载矣。刊有《梦痕仙馆诗集》十卷、《松柏山房骈文》四卷，近年毁于兵燹。余向友人假得阅竟。兹录其《女儿香赋序》，（香为东莞所产，此乃菊坡精舍课题。）中二段曰：“忆夫云扃压根，烟岭擢秀。懦岛雨歇，槿墙风来。有美一人，亭亭独立。护只一片，树逾十年。土膏结聚，木气消尽。霜妖露饱，岩暄野淑。笋席偶倚，重重古苔；石栏所凭，寸寸春色。此女儿香之托迹也。既而有美移家，群芳去国。穿彼粉判，揉成角弓。色刮尘上，痕留斧凿。辞萝壁而入鼓闾，酹菌宫而登箭簾。佩杂兰赠，淮旂橘良。微添兽焰，红云影摇；不须茧帛，青气篆裊。昌黎几困于淑郁，罗隐云贪作馨香。此女儿香之振奇也。”又有《庚戌夏大观亭赏雨记》，篇长不录。五律则《南冈（在广州）晚眺》云：“独立石壁下，苍然苔藓斑。夕

阳明古渡，黄叶满秋山。野寺藉云锁，孤帆带月还。南冈水清浅，一掬洗孱颜。”七律则《漫成》云：“斜日登临上党台，春风谁寄岭头梅。青山笑客不归去，白发欺人逐渐来。潞子祠边新草长，邵公墩（在东莞）畔野花开。眼看万里愁无极，遣兴聊倾浊酒杯。”七绝则《山右杂诗》《山行》云：“云覆莓苔一路封，石门旧径此间通。字山明月落花寂，时有春流鸣涧中。”《望远》云：“家书奇到只当归，独上箕山揽落晖。岭表千重万重树，白云徒自望依依。”《宿沁州店》云：“云山万叠豁双眸，孤馆残灯照旅愁。写罢家书眠不得，沁州城外月如钩。”五言断句《丁酉二月到任黎城》云：“万山围一县，小雨入孤城。”《晓发潞城》云：“雪融漳水远，日出晋山高。”《赵店》（在黎城南郭二十里）云：“断桥支碎石，流水带春冰。”《核桃园夜坐》云：“乱山穷塞主，独客异乡人。”七言断句《由学耕堂至金绳庵晚步》云：“碧水三篙徐犀宅，绿云十笏远公房。”《咏素馨花》云：“不借胭脂真绝世，即传名字已销魂。”《西湖杂感》云：“葛岭寺藏云叠叠，雷峰塔矗雨丝丝。早莺新燕春泥路，乱草繁花旅客心。”《己丑姑苏纪游》云：“斜阳短簿祠边笛，暮雨寒山寺里钟。”《见蝶》云：“白菡萏中飞故故，碧阑干外立迟迟。”《春日独居》云：“今朝鸿爪犹留雪，明日莺声不是春。”《出黎城郭门》云：“风披潞子祠前草，雨润黎侯墓上花。”《归隐》云：“归去愿教门树柳，再来多恐海生桑。”《平湖》云：“多谢东风解人意，尽吹春雪作春波。”《潞安杂诗》云：“最好月明行古道，清漳一线柳千条。”诸作抚景融情，自饶杼轴，羽扇风度，纍承曲江。余久慕名德，以无介，未得相见。己卯岁，因友人冒鹤亭茗会，乃识公。余有《题梦痕仙馆诗集》一律云：“梦痕一集话幽燕，香石休徵步木天。（东莞有桂花石柱。清风徐来，其香速闻，拭之黄色，弥时不减。寒家庐江西郭十里大树冈，有万历时祖莹。康、雍间，石碑上角忽生二黄蘗，大如钱，以巾拭之，经宿犹作桂花香。先太高祖葑池廉访公，旋于乾隆戊辰科登第，入翰林。里人谓为吉徵。余于光绪初年归里扫墓，都蘗晕依然，拭之芳馨竟日。）五丈参株夸上党，（黎城县高岭凤崖潞寅参，今犹有参一株，高五丈，绿叶缤纷，长须披拂，有巨蟒守之，不可得。）万方烽火逼衰年。休官未肯先朝怨，题画能令故友传。（公买故友何菊朋画，题诗述其生平。）贤圣功修看独到，文章余事更精妍。”公和四首，兹摘录其二云：“享帚余珍石实燕，以蠡测海管窥天。风诗《旄》《葛》知衰世，书客秋蓬感暮年。月旦品题十倍价，云篇迢递万人传。丰碑黄蘗君家瑞，我亦重攀丹桂妍。（自注：“余今岁重赋《鹿鸣》。）”又：“方思取乐莫歌燕，鲁酒忘忧醉里天。聊写庚寅正则字，只题甲子义熙年。寿徵蒲节骚人颂，（君午节惠诗有‘菖蒲九节堪为寿’句）春到梅花驿使传。老柏苍松留本色，君诗点缀有

余妍。”又《和年字韵》句云：“回忆旧游真似梦，休询今日是何年。庾信赋多危苦语，杜陵诗想中兴年。”予答诗有“和歌已见杨无敌，飞将真疑李北平”之句。公自言族大人众，冠冕纷纶，独少翰林。明清两朝，惟文烈公（家玉）及己而已。灵均、元亮委质倾诚，盛衰一节，洵可济美矣。

宝竹坡少宗伯（廷）著有《偶斋诗草》。兹录其《大考左迁》云：“老娘三十倒绷儿，献赋金銮色忸怩。中允左迁天有意，小臣诗笔近王维。”此乃由衷之言，诗人之诗也。警句，五言《飞来峰题壁》云：“涧冷泉声涩，云寒山翠乾。”《下苇甸》云：“危径压流水，奇峰带乱花。”《始登盘山》云：“岩悬树立空，坡削路在涧。”《寄焦山芥航上人》云：“寒涛截四面，无路来红尘。”七言《送善汝明之凤台》云：“老近生离如死别，途穷作客胜居家。”《三月三日游昆明湖》云：“上巳风光宜过雨，北方韶景在残春。”《初夏雨晴》云：“欲落枣花随雨堕，半舒蕉叶借风开。”《撷秀山房雨中夜坐》云：“湿云浸树滴成雨，秋气滞山旋作风。”《陶然亭》云：“芦芽贴地平如草，山影黏天薄似烟。”写景摭情，惟妙惟肖。公卒于光绪庚寅十一月十一日，年五十一。

汀州康步崖（泳），竹坡侍郎门人也。壬辰成进士，授中书。宣统庚戌秋，余遇之于京师。读其《漫斋诗稿桃村口占》云：“梨花初放杏花残，两涧清泉漱石寒。坐笑白云忙底事，出山容易作霖难。”此出山时作，惜有意治术，世无用之者。断句如“东风吹宿草，绿意满汀洲”，“自辞江上月，不见岭头梅”，“积雨鸣春涧，阴云裹乱山”，“峭岩缠积雪，枯树拥寒云”，“风花临塞尽，云雾出关愁”（《古北口旅舍题壁》），“乱风撩石斗，积电划山开”（《密云道中》），皆恪守偶斋矩。吾邑刘健之丈（体乾）乃文庄公（秉璋）冢嗣，以废生官江苏道员，榷湖南鹺税。沧桑后，隐居沪渎。善谈论，尤精子部。偶一作诗，有《感旧吟咏翁文恭公》云：“世业韦平帝者师，风云经济共相期。《会昌一品》新刊集，半是评碑读画诗。”（戊戌，公自书春帖：“经济渐长策，风云入壮怀。”）《咏陆文烈中丞》（锤琦，萧山人）云：“山逢危处平心过，路到穷时放胆行。（二句君诗。）莘莘两言觐所学，男儿端不愧平生。”二诗可入史乘。文烈诗颇少见，赖此得传。丈卒于庚午七月，年五十八。刘锡之丈（体蕃）乃健之丈从弟，光绪癸卯，以诸生举经济特科。宣统初元，官湖北候补道。沧桑后，隐居于沪积年。己卯季秋，沪人开语文会所，陈设有贝叶经、泉币诸古物，丈约余往观。丈赋诗云：“西风鸣脱叶，穷巷寡尘事。爰邀素心人，著屐游海市。市楼高五层，中列古文字。岣嵝神《禹碑》，焦山《瘞鹤志》。复有龟甲文，可证钟鼎识。货布与货泉，一一罗形器。有清一代钱，想见宝源制。最奇贝叶经，梵字殊诡异。疑从天竺来，或

是达摩遗。吾侪幸樗散，遭乱仍避地。收罗恨无力，怀古空睥睨。归路踏斜阳，梵钟摇佛寺。”余既归，先作此奇之，以为隍引云：“久闻释氏传，金经写贝叶。羊城昔有此，梁僧所手植。一名菩提树，移根白玉竺。（梁天监中，天竺僧携贝多树植于广州北门城内光孝寺。）光孝古寺中，四株具行列。寺僧拾叶浸，捣纱与绢匹。（寺僧拾枯叶，温浸捶捣，制成纱，曰‘菩提纱’。）粤人市写经，嘉庆一火绝。（嘉庆二十三年，树毁于火。）余生恨已晚，至老未目击。今逢沪会开，层楼聚珍物。锡丈吾乡彦，穷巷枉车辙。招邀同往观，不惮共登陟。观纱色棕黄，梵字何须识。（有贝叶经二幅，皆棕黄色，颇细致。广仅二寸，长盈尺，梵文皆直行。）更观古贝制（古币），狭小而明洁。（二贝为朋，周诗：‘锡我百朋。’乃小海螺壳也。）清钱公母钩，乾隆济直局。（乾隆钱背面有清文‘济局’、‘直局’。字样，俗呼为‘公钩’、‘母钩’。钱。）观一而得三，狂喜类禅悦。吾侪各衰老，惟吟畅胸臆。愿公亦高咏，取舍各有得。世方叹无钱，（沪市缺钱将半载矣。）制贝正可学。谐语供一噱，不避世人责。”

歙县徐丹甫茂才，原名受麋，后改名识耜，字澹甫，乃广州名士铁生观察荣之孙。咸丰洪、杨之乱，徐公为抗嘉湖道，督兵援徽，屡捷，后于渔亭战没。徽人士钦其亮节，留葬郡郊，子孙守墓，遂为歙人。丹甫工诗文，精隶楷，善画梅，有祖风。侨沪教授十余年，今年逾八十矣。其诗文曰《芳蠲心室集》，许际唐编修为作序。余曾见之，简雅类温、邢。君以贫居，犹未梓也。兹录其《曾闻一首集李璧碑字》云：“蕃条齐耸秀，一叶报先零。海日秋当阁，人烟晓入庭。披书寻古味，作客宝传经。好学文中子，曾闻道不形。”余尤爱其“一花开丑石，万雀乐丰田”二语，明秀似中唐人。又录其《抒志文》一篇，序曰：“偶购得澄清堂残帖王札数通，草书极超逸。予性好种植而无资，归隐，乃集以抒志。”其文曰：“吾乡，山州也。欲求荒丘一二顷平者，极难得。若近住宅，益不可见求之，久悬诸心。去冬还里，见有水不患无雨、少可经理者，但得数亩，不足慰吾怀。然在此间，亦有可喜，如办好竹名果，能遣春秋佳日。吾当以家事付诸后人，行坐手一杖，就阴晴，领生意，便安乐耳。”此文集右军书，便得其闲静之趣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长沙郑叔进学使（沅），一号习叟。甲午探花，官至侍读。壬寅，典试甘肃。己酉，提学四川，举曹镶蘅为拔萃，贡于朝。余赠诗所谓“榷楠拔帛竹”是也。沧桑后，鬻字于沪。有题予《皖雅》一律云：“颓波不已镇愁予，天问还应溯邃初。赖有高人扶大雅，忽惊椽笔照幽居。桐城文字千秋业，淮水勋名百战余。分付老儒勤掇拾，虹光静夜亘精庐。”《题凌光庭冰髯雪笠图》句云：“归人千顷玉，取酒一家春。”甲戌冬，以鬻字过劳，患右手足偏枯，中风

不语，而饮啖仍甚健。左手能作书，与人酬答如旧。今病七载，年七十五矣。每日兀坐，观书不倦。《大易》所谓“贞疾养年”者也。

杨留姪先生以翰林出守蒋州。国变后，栖隐南北垂三十载矣。甲戌初秋，逢先生七秩，予赋诗为寿。起四语云：“先生归蓟北，《诗话》重江南。（谓所著《雪桥诗话》。）纸价春潮长，文心净域参。”先生赐诗云：“相将曾几载，小别已周星。七十今逾岁，三缄早作铭。诗留《寒瘦集》，语谢《短长经》。风雨淞南路，乾坤一草亭。”先一年，余贱辰，先生集杜句为楹帖寄赠，云：“清诗近道要，空谷滞斯人。”予迂拙无似，乃荷名流睹睹，可感也。己卯残腊，先生有《小极初愈拔可先期馈岁并寄示诗稿定本赋此代简》一律云：“枝藤闲倚似枯僧，砚筐慵开已见冰。病偶侵人常不药，天徒贫我更何能。称心事少言弥简，载酒人来量渐增。旧喜读书今懒读，新篇何意贶良朋。”拔可，其门人也。庚辰初春，先生和予《元旦》诗云：“铲地东风欺客梦，绿杨真作两家春。”盖谓居沪时，寄寓相近也。穷居鬻文，初秋八日，以痢疾卒，弥可伤已。余赋挽歌云：“酒德温能克，帛山夏亦寒。”可云实录。

置宅先生晚号圣遗居士，以良乡圣水而名兹，又见其己卯、庚辰遣稿。《题萧悬画》云：“独立空山雪作堆，柴门终日未曾开。南邻酒伴多情甚，特向寒厅送暖回。”《孙文正师癸亥春闺墨迹》云：“数语终身诵有余，青灯照壁状元书。低回七十年前事，长拜荷衣上学初。”（师视学湖北，先大夫赏乞书楹帖，句为“欲能则学，欲知则问；守身如玉，守口如瓶。”羲入学时，命逊之书室。）澹静之气，溢于楮墨间。先生哲嗣懿涑，字实甫，能文，传其家学。

长沙饶石顽舍人（智元），一字珊叔，余故人也。文藻富丽，诗宗卢音，著有《十国杂事诗》、《明史宫词》，皆传于世。余于丰丑、壬寅间，遇之于沪上。君出示其《湘渌馆诗稿》，余爱而录存数首。《一宿河怀黎五锦彝》云：“落日下高林，漠漠寒烟晦。空山调素琴，相思碧云外。”《石门关》云：“凉月梦中梦，秋云山上山。双珠何处寄，迷路石门关。”《阅碧湖吟社诗卷》云：“嘉宴堂前草树漫，微风细雨寺钟寒。扁舟今夜昭潭月，苦忆高人释敬安。”（释敬安，一字寄禅。其《碧湖秋宴》句云：“细雨池塘晚，微风草树秋。”）其为孝廉时，尝与曾重伯孝廉同咏《楚南古迹联句》。兹录《宝露坛》云：“翠帝山裳谒九疑（重），丹姬水佩阻重离。空间宝露埋银瓮（珊），不见祥风返桂旗。玉永辞王母国重，金茎遥启《汉宫仪》。箫韶峰下遗弓剑（珊），松柏长邻燧氏碑（重）。”此诗可谓工力悉敌。君断句如“人烟团水驿，春雪犯山城”，“十二红兰双燕语，黄昏微雨更无人”，均佳。君后改捐陕西候补道。国变后，流寓京师。甲寅岁，以文字触时忌遇害，年五十许。后害君者亦不得其死，而君之冤雪矣。冢嗣伯亮，能文学，惜早逝。清道人者

，临川李梅庵太史（瑞清）也。光绪乙未庶常，未散馆，改江南候补道，充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累岁。宣统三年，署江宁提学使。九月，江藩、樊增祥以时艰委印去，江督张公人骏檄君署藩司。十一月，弃官赴沪，一贫如洗，以善写魏碑，爱黄冠隐居，卖字为生。庚申秋卒，年五十四。其家人刊其遗集，而《感怀》二首效《选》体者阙如。其戚饶石顽尝录示余，兹为补录于此。其一云：“美人伤迟暮，抗袂凌云翔。九州纷总总，縑马观遐荒。王母在瑶墟，我欲展中肠。流沙极千里，雷渊不可杭。赤蝗若巨象，壶逢正敷张。彷徨无所倚，回轳趋朔方。朔方常苦寒，连龙鼓纵横。积冰山峨峨，飞雪浩茫茫。求仙徒虚辞，不如还故乡。药石驻颓龄，反恐多害伤。愚夫惑神怪，君子正厥行。励德苟不懈，胡惧外物戕。”其二云：“神龙怀奇翼，乃在灵渊藏。常恐岁月晚，百卉委风霜。噫噫结沈阴，白日翳无光。烈士独慷慨，抚剑观八方。四海扬洪波，天地为低昂。忧来如茧丝，绵绵方未央。哀啸入青云，此曲断人肠。岁寒知松柏，世乱须贤良。非无万里翮，天路阻且长。我欲迴阳轡，使之复东翔。微躯焉足怀，君恩不可忘。”此诗戊戌冬作，盖伤心人之言也。（按，清道人遗集乃江右友人胡幼腴观察赠余者，并记于此。）

如皋冒鹤亭部郎（广生）与余三世世交。既相识，又四十年矣。己卯春，余作《转轴歌》一篇赠之，云：“君今六七我七六，世事翻胜如转轴。登第才看东海桑，（君于光绪甲午江南秋闱获捷）。焚书又作荒年谷。世谊文坛各有成，输君独占少时名。摘樱啖荔历南北，粤海燕山空复情。”（君与余皆生长于粤东）。君和云：“嗟君与我逢百六，坐视东南倾地轴。熟知穷老气愈昌，人日有诗题到谷。文字波澜晚更成，后山吟榻有声名。酒边却少刘贡父（谓禹生），共话天涯海角情。”余读哲嗣孝鲁世兄（名景，年三十）《夜坐》诗，叹为佳绝。赋赠鹤亭兄，聊以为贺云：“旧德门庭毓好春，家山离乱未为贫。久闻昨史能充腹，难得生儿是解人。劫外斜川娱晚岁，膝间文度号奇珍。百年水绘遗风在，应有歌谣继后尘。”附录孝鲁三世兄《和默存夜坐韵》诗云此：“虚幌吹灯阖不欢，流亡道路有饥寒。惊鸟绕树月初晕，落叶扫阶声尚乾。肝胆向人终郁勃，情怀如水自弥漫。无边夜色归坚坐，哀乐中年损谢安。”又《题觚庵诗集绝句》云：“郁陶天地色悲凉，度陇高吟气益苍。能道群羊去如水，不教斛律擅穷荒。”均隽永可诵。

新建夏剑丞观察（敬观），一字映庵，甲午弱冠举于乡。光宣间，尝官苏垣。以提学樊恭煦未到任，署提学使两月。余往来苏、沪，为其幕宾。将归，犒从者英银二饼。其继配左夫人，有文学，善词。闻之，坚不许仆人受。于以知文襄太传之以俭德治家，夫人特效焉。（夫人为文襄公孙，出于第三房。）余犹记偶逢祀典，抚、藩、学、臬，皆莅行礼，君班在左子异廉访（孝同）上。廉

访，君叔岳也，有不豫之色。君后语人曰：“非敢僭也，礼在，则然耳。”爰记之，以见当时故事。今郎君承繁、叔庶、承诗、幼达，皆左夫人出。沧桑后，君年五十余矣，犹游西秦、登华岳。过王猛读书台，赋诗云：“违世人谁不见疏，贵吾所学要深储。何当尽绝浮华士，来傍台前更读书。”颇有豪气。归来绘华山诸景，鬻于市。余赠君诗有“养母不求仕，画山能卖钱”之句。令子幼达善绘，能继其家风。今岁初夏，余七七诞辰，幼达绘《春山图》为寿，闲澹可喜。余题诗云：“夏家法尚能攀，长日如年未肯闲。隐隐烟村一丛树，烦君淡冶写《春山》。”幼达和之，有“七七高年真矍铄，俨如瀛渔见蓬山”之句。并纪之，喜故人之有子也。

闽县李拔可太守（宣龚），吾故人也。光绪甲午，君年十九，举于乡。尝于丁未、戊申间，以司马权桃源令，淮西僻壤也，濒于洪泽，地瘠民贫。君下车，为民筹生计。集款设工厂，教民以艺，俾日用之物有赖，无假外求。又于城濠十里，种柳养鱼，为他年之利。次年春蝗，教民驱扑，秉畀炎火。是岁，蝗不成灾，而君行矣。甯藩樊樊山嘉之，檄署上元令。君厌迎送之烦，辞不赴。樊山批牒曰：“傲不可长。”君乃去而之他，纳粟为湖北知府。辛亥夏入都。既遭沧桑之变，遂隐于沪市。近刻生平所为诗曰《硕果亭集》，而《丙子入蜀》诸篇尤戛戛独造，令人读之若游其际焉。兹录《峡行》云：“楚山坚重扃，走蜀俨无路。谁开禁门键，东望塞反顾。回风变萧瑟，峡雨糝成雾。滩形眩旋磨，水势急漂杵。”又云：“巫云十二峰，窈窕鸾凤举。靓妆入明镜，倒影更媚妩。峡深积嘘吸，天远答修语。杜鹃叫苍壁，宿瘕滴鍾乳。近人草木气，赤日不能午。导江利用曲，捍水在一阻。”又云：“夔门双石阙，插江画鸿沟。能令出地舟，于此回万牛。夏涨没滟，瞿塘谁敢浮。江底沉铁锁，真如扼咽喉。其巔白帝城，存亡迹空留。”《嘉州道中》云：“抱城绿野与江平，路入嘉州水更清。松气日光三百里，峨眉天半片云横。”《夹江即目》云：“万里岷江洗眼来，水田无处起尘埃。古榕几树栖归鹭，错认辛夷五月开。”《荔支》云：“蜀道何曾听子规，归心自与水争驰。三更失去乌尤寺，却向渝州见荔支。”

茶陵谭瓶斋处士（泽闾）为两广总督文勤公（钟麟）季子。少孤能立，敏慧夙成。游沪二十余年，以诗词、书法名世，著有《止义斋集》。兹录其《与友人闲话张园旧游兼答杨无恙赠作》云：“张园旧在江蠕野，十里铜街宜走马。漫浅平芜共赏春，修修林木还销夏。周庑深廊面圃开，倾城空巷出徘徊。一鞭丝影斜曛过，百辈红妆核服来。冶粟倡条随指点，良家豪族多姝变。临阶列坐促花筵，隐几薰香传茗碗。此时闲客恣闲游，佳日频来春复秋。品题第六泉中味，评泊《无双谱》里俦。转烛风光逾二纪，同游零落今余几。屡闻易主苑池平

，俄看弹指楼台起。自后龙团试点汤，愚园徐墅迭兴亡。懒逐繁华寻舞榭，厌从嚣隘觅闲坊。江坝战后成瓠脱，近邑流人水归壑。谈空说有送朝昏，斗茗寻诗践期约。始复相携过酒家，青帘名字指京华。蛾眉亲捧颇黎盏，雀舌初煎雾露芽。吴越犹存旧风气，海南新样增佳丽。水厄知君定不嫌，茶娇在眼那辞醉。喜诵新篇感旧尘，味莼无复昔年春。纵饶花乳清冷气，要著琼枝娅姼人。

”此篇畅述张园盛衰，如读《洛阳名园记》，感慨处亦近《连昌宫词》。又《正月十一日墨巢为乡贤伊墨卿太守作生日招集同观伊公各种墨迹》句云：“汀州独解法兴祖，结体奥衍蛟龙缠。时参篆势出碑额，鼎彝典重森矛铤。真书行狎似怀麓，横平竖直无颇偏。”又云：“平生微契在《东武》，对此沆瀣真拳拳。”论书尤精到，非能书人不能为也。《丁丑除夕》云：“冉冉修蛇尽，匆匆急景侵。暖云销腊雪，兵气互层阴。得岁知人老，看天到陆沉。那能乞如愿，纓作《送穷》吟。”通篇研链似杜。断句，五言如《渡海》云：“溟滓无四邻，空碧荡千虑。”《丁卯除夕前日大寒节雨》云：“雨凝刚洗岁，梅暖欲销冰。”《夏日》云：“杜门知市静，摊卷送杯长。”七言如《乙亥腊月重还塘山路旧居》云：“士龙旧住东头屋，子美重归江外居。”《秋夜楼望》云：“过眼逝波争去毂，妮人凉意上疏棂。”《访映盒湖上官舍》云：“癖宇清严希客到，簿书稠叠当山看。”《李十一招饮次韵》云：“知味敢矜三世种，传鲭犹忆五侯鲜。”均隽逸不群。《无题》云：“广乐已怜终七日，好花刚许看三春。此情除却天边月，旧恨犹输陌上花。”亦邈似飞卿。余题其诗集有句云：“泛艇淞波时代谢，（谓庚申春，从陈散原先生暨君与伯葵偕游半淞园泛舟，同咏旧事。）废园莼味句纷拏。”君和云：“五车书识胸长贮，一卷诗仍手自拏。”用韩子苍诗意，殊妙。

湘潭袁伯夔部郎（思亮），原字伯揆，亦号覆庵，为前上海道，官至粤督，海观制府（树勋）之长君。癸卯举京兆试，遂官京师。国变后，以亲在，为时所迫，一出旋归隐于沪，寂居廿余载。幼学，工诗词，尤善桐城古文，为陈散原先生入室弟子。貌丰腴，性和厚，爱文士若骨肉，无贵介习，士林称之。己卯腊月初十日，以喘咳疾卒，年六十一。是春，赋《落花诗》八首，遍徵人和，余亦与焉。兹录其二云：“惺惺长自惜年芳，飞絮游丝并作场。不坏真空遗色相，难捐结习剩文章。残英尚记羽回风舞，委地犹令后土香。绝代妍华成掩抑，等闲赢得一春狂。”又：“摇落深知百不辞，翻从决绝费然疑。回身背面肠堪断，忍泪无言意更悲。如此才华终负汝，自成馨逸待贻谁。可怜堂坳余春在，只有诗人解作痴。”余和作有“觉后群芳疑证佛，梦中残锦已还人”之句，君大为击节。往事如昨，君遽委化，伤哉！余羁沪四十年，所遇居停。君与狄楚青居士，皆矫矫不群者也。知己之感，曷能忘怀。又癸亥暮春见君词二阕

，并录于此。《赋庭前落花和瘦碧调奇寿楼春》云：“招飘摇花魂，有颦烟弄晓、怨雨啼昏。愁把花枝缄泪，断肠留春。芳草路，凭栏人。冷翠裙、萋萋王孙。怅赋水流脂，香泥补垒，芳事总成尘。金铺掩，珠帘曛。算情天不老，漫注金尊。渐看交柯如幄，绿阴当门。风叶战，千人军。笑浪萍、浮踪无根。待认取明年，香瘢旧痕簪锦巾。”《病起独游半淞园调寄八声甘州》云：“唤诗魂病起向郊原，凭阑洗吟眸。正林亭初霁，湿泥留燕，新涨浮鸥。碎蕊苔花照眼，绣地写春愁。啼年年恨，都在高楼。楼外夕阳斜处，有临风撷笛，度水飘讴。记红红双曲，天际想歌喉。尽半生、狂情未换，怕絮飞、换了鬓边秋。空凝伫、乱鸦归树，绿暗汀洲。”

桂阳夏午益榜眼（寿田），于光绪戊戌登第，授编修，工文善诗。予于宣统庚戌赴金陵，陈散原先生约游半山亭，乃与君相识。后二十二年，又遇于遵。君旋于乙亥七月朔日病卒，年六十六。余往吊，询其子遗稿，则云：“曩日先君随手抛弃，已乌有矣。”余近检敝笥，得君《金陵杂诗》三首，附录于此，以慰故人于九原。君《咏毗卢寺》云：“耳闻鱼山梵，眼见鱼山寺。四百八十寺，肠断一萧字。尚无金粉色，况有龙虎气。一烟冉冉升，一磬徐徐坠。千佛千碧眼，不是钟陵翠。”扫叶楼云：“一琴三百年，碎于衣百衲。一僧抱此琴，瘦于松五鬣。扫松汲清泉，试说花乳法。未来雨前荚，过去霜下叶。不白发泉在，（山下有不白发泉。）白尽不得镊。”《江南初春志别》云：“东风疾如马，一日绿千里。新绿吹上树，旧绿吹入水。江海波无穷，别意亦如此。江南有苔地，处处印屐齿。隔岁落花泥，晴来麴尘起。”数诗夭矫不群，是善学孟而以清丽胜者。余有《检得午诒旧稿感赋一绝》云：“秣陵游宴犹如昨，歇浦赆酬倍可亲。爱学寒郊贵公子，（君乃赣抚菽轩中丞时哲嗣）。已难遗稿问家人。”萧山陈根儒粮储（光淞）乃无锡薛叔耘星使（福成）之婿。以拔贡，纳粟为江苏候补道。宣统元年，署苏松粮道。偶以与族人争讼细故，被议褫职。国变后，羁栖于沪，自号赘道人。善医，效韩康卖药自给。因余修《萧山志》，述其先世文学，遂往来成莫逆交。余犹记丁巳寒食日，过君寓庐，君殷殷留食青精饭，出示诗稿。临别，复送上电车，俟车开乃返。君旋于己未九月病逝，年四十九。有《湘湖晚归曲》云：“压（音压）鸟山顶啼暮鸦，跨湖桥下散明霞。扁舟一棹且归去，野风水面开苹花。”搞辞清逸，不减巴、渝《竹枝》。尝绎元刘守真《温热辩》，作序一篇，甚佳，他日当刊之《静照轩笔记》中。君大父润斋先生（润），道光丙午举人，与李茸客、周昀叔为友，喜为诗，录其《中夜》云：“汉影落檐际，幽人独往还。夜凉真似水，烟淡欲无山。寂寞杯重把，凄凉月一弯。苦吟方未就，忘却下柴关。”清负似王右丞。读此可知君之家学矣。

西园翁有《登天平山看红叶》五古云：“日午木渎饭，钉坐纷鱼虾。饥肠易为饱，转叹吴民奢。言寻天平山，竹輿声咿哑。报以十里梦，既至不觉遐。十月已向残，风定树不哗。红叶尚我待，饷客千株霞。霜力有浅深，醉面分等差。山僧亦随缘，坏色风袈裟。人生被眼瞒，何止为雾花。秋林岂干卿，还以诗相夸。一适了今日，归路随栖鸦。回看树如荠，万峰争杈牙。”此作画龙点睛，自得简斋神味。

寄禅上人（敬安），俗姓黄氏，湖南湘潭人，住持天童。有《梦洞庭》五律云：“昨夜汲洞庭，君山青入瓶。倒之责团月，还以浴繁星。一鹤从受戒，群龙来听经。何人忽吹笛，使我忪间醒。”超然象外，飘逸不群，可称杰作。此诗乃壬子夏，余自陇返，重晤沪市，奇师书近作见示，盖未刊稿也。是冬入都，陈言卫道，所志未遂，愤恚圆寂，僧腊四十六，世寿六十三。道侣持遣蜕归，建塔于甯波天童山。

友人曹镶衡有《晓起》诗云：“知我秋堂情绪否，忍寒驼坐待天明。”余谓此类坡语，颇耐人思，每诵之，悠然神往。

刘禹生与余同产于广州，四岁即返武昌，十一岁而孤。家多藏书，能自奋发，以文藻称。有《庐山秋夕》句云：“云幔迎河转，秋萤带雨翻。”又《赠杨沧伯》句云：“鱼龙巡渤海，风雨让巴山。”皆善于铸辞，步武卢贤者。

左南生拔萃（念恒）为文襄相国宗棠第十二孙，乃文襄第三子子建郎中（孝勋）之仲子也。沧桑后，以母老家贫，一出为临安令。邑有南宋所遣洞霄宫，在岩壑间，胜境也。君纪游赋诗，甘雨随车。宰邑未及期，以乙丑六月，因公事触暑赴杭，中道病卒，年四十四。余挽以一律，有句云：“盛齿何为六月息，禁方真觉半圭迟。”盖伤其不及治疾也。君著有《诚斋诗集》一卷，兹录其五古《喜夏映庵姊倩康桥新宅落成即赠云》：“宦游三十年，君发种种白。羨余积清俸，治此三亩宅。编竹为藩篱，架床列图籍。园林花木新，美荫已径尺。轩窗虽近市，恬静若山泽。晴沟一雨过，周遭涨春碧。怡然坐其中，歌咏永朝夕。岂无旧田庐，久拚委荆棘。年年阅世变，无地安片席。舟车四方至，乐土沪予适。兼金赁一廛，一廛诟易得。彷徨歧路中，吾觉天地窄。何缘谢尘俗，把酒共岸帙。泥涂何所畏，投辖更不惜。”《夜雨晨霁维舟卢宫游兰亭》云：“篷收五更雨，晓风鸣倡条。恣游及兰亭，想望非一朝。乡农正胼胝，翠秀插秧苗。山径无闲人，负戴妇孺曹。泾云犹未敛，裂帛束山腰。栖鸟乐新晴，客至如相招。缅怀置时贤，良会千载遥。清谈不可接，返旆怅尘嚣。”七律《舅氏夏经笙先生讳猷鏊，江西新建秀才。同光间官浙江余姚等县，擢定海厅同知，均有政迹。没后贫不能葬，一妾一子一女并厝杭州南库房二十年矣。癸亥冬有戚好义捐资，为卜葬于龙井山外王母墓侧。会葬归，泣纪以诗》，诗云

：“廉吏今休说可为，桐棺萧寺廿年垂。忍从幽隧看埋骨，应想重泉未展眉。天岂终昏遣善类，世犹有泽卜昌期。暗伤飘泊缘纓泪，策马西门切切悲。”此首真可歌可泣文字，而定海公传矣。读之，犹想见作者当日之哀以思也。《洞霄宫留简理山道人和东坡韵》云：“波兴一击翠蛟顽，抚掌而今蔓草间。神物早归江海阔，青山自在雨云间。宫前岭树重重锁，径里溪春轧轧翻。惩伪我惭闻道晚，更无缘接链师颜。”（旧志，抚掌泉在殿阶之西。）七绝《夜雨泛舟山阴过张氏山庄》云：“转侧乌篷细雨天，涇萤将火照溪前。夜深何处邀东道，一款柴门破熟眠。”断句，《立秋日雨霁泛舟西湖》云：“清露未下鸣虫繁，白日将沈归鸟喧。”《从映盒登道場山》云：“水濛濛苔水合，大雷隐约小雷浮。”（大雷小雷乃太湖峰名）。《秋夜吟和鹤柴》云：“空阶乱落梧桐雨，近海久谙潮汐流。”皆闲雅铿锵，必传之作也。

长沙陈慎登拔萃（朝爵），为吾皖葛希乾太史（振元）之婿。遂居怀甯积年，教授生徒，湛深经学、词章。与余未相识，频通音问、相唱和。戊寅仲夏，君以安庆陷，归湘中。己卯卒，年六十四。兹录其《检篋得旧绣数事，先孺人及亡室蓉萱手也。拂拭熨贴，镜嵌静对，缀以长句》五古云：“旧绣虽ㄣ敝，观之意无穷。上出慈母手，下者故人工。寒家夙壁立，半生况飘蓬。劣有四千卷，旦夕柴薪供。惟此几缕丝，萦绕魂魄恫。尚想我生前，母初赋草虫。时清礼文盛，刺绣罗麟龙。锦袍神仙人，细腰合欢宫。孔翠杂喜鹊，鸭塘柳摇风。各各弄姿态，富丽何戎裾。（诸绣皆先妣嫁时奁物，在母家手坎者）。皆足验平世，民和时物丰。吾妻逮事姑，慧心颇雕珑。饮水盟古欢，结念渔樵踪。挂角杏花外，晒网寒芦中。有时间策蹇，寻梅携野僮。尽从十指间，为我写心胸。于时《小雅》废，神州乱羌戎。蹙蹙瞻四方，皂帽慕辽东。俯仰二十年，死别生无惊。夙昔愿永虚，高天成鸟笼。坐愁复行叹，伤人忧万重。言树草久枯，缕金箱半空。春蚕化飞灰，秋蝶梦亦慵。抱残乃到此，蟪蛄泣书丛。姑以遣余年，翻喜心犹童。持谢壤庄达，幻相终冥蒙。”情缠而意凝重。言为心声，于此见之。君著有《读左随笔》二卷，说经铿锵，宜古宜今之作也。

李范之州牧（大防），四川开县人，乃同、光间两江总督雨亭尚书（宗义）之孙、仲壶部郎（本方）之子，少敏劬学，中岁入仕。或云曾官赵州，予与一面，未暇询也。君熟于子部，著有注《老》、注《墨》诸书，皆有卓见。喜吟咏，在皖教授十余年，买宅有久居意。戊寅端阳后，皖垣陷，君避乱归里，是冬病卒，年垂六十矣，伤哉！遗稿未梓，录其《题桂林黄哲甫香山小识》一绝云：“当年宦辙滞幽州，咫尺香山不敢游。劫后羨君鸿爪，万松阴里坐危楼。”语颇清逸。

顺德罗扶东部郎（{曰融}）乃椒生宗伯族弟，一字癭公，与先师吴北山先生同

号，一时都门有“两癭公”之称。尝官邮传部郎中，且为袁寒云业师。国变后，坚不出仕，奇情丝竹以自娱。制新曲，教程玉霜歌之。程遂名播海内，而君终郁郁死。时甲子秋也，年五十许。余赋诗哭之，有“腕底鲁公笔，胸中记室文。贫居聊传食，逝日值秋分”之句。叶遐庵刊其遗诗二卷，乃曾刚甫所选，颇有遣珠之叹。君有《书庐江陈子修事》五古一篇，子修名于勤，吾弟也。癸卯冬，俄日将肇衅，当道命子修入旅顺，调俄人虚实，具以归报，朝议乃定，左右袒焉。子修既逝，俄亦乱。予丐君赋诗张之，其诗云：“陈生何为者，十五弃毛锥。男儿重报国，安用文事为。金陵肆武备，天津习水师。学成狎风涛，使船如马骑。飚轮穷北溟，巨浸破南维。桓桓虎豹韬，郁郁龙鸾姿。伤哉旅顺口，天险弃如遗。国耻不可雪，坐屈俄罗斯。君夙练俄事，士女争攀追。平居盛游宴，岁时相馈遗。有女爱豪俊，欲以身事之。含笑谢俄女，恨过未婚时。山川扼塞处，精察及豪厘。徼巡秦皇岛，奉职忘其疲。微行问民苦，青天今在兹。折衡民不争，庄叟非吾欺。癸卯仲冬月，俄日兵相持。朝思调俄情，取彼决然疑。大府谓君才，密令有所窥。受命不告家，变服犯险巇。只身走兵间，伺隙钻其词。密报署衣帛，从者归疾驰。其中实败絮，国事如乱丝。间关出虎穴，手足已胼胝。小舟青泥洼，中没流澌。善泅乃脱水，微命天所私。亲朋不相识，枯瘠面目黧。入险五阅月，方冒万苦归。艰劳不见录，才谤谬相随。萋斐出同里，不俟诚数奇。吁嗟啥等伍，去去从此辞。觥觥杨泗州，秉节制东陲。任官惟其材，拂拭叹岁迟。沂州古岩邦，捧檄称都司。廉察析秋毫，盗绝闾阎嬉。盛年志未申，旁人叹秩卑。天夺胡太速，不及拥旌麾。男儿殊堂堂，马革当裹尸。终随牖下歿，不得死交绥。阿兄摧肝肠，泪绝痛连枝。岁月屡转毂，每念辄涕演。幸哉善人后，有子名曰遗。弱冠好文史，词藻纷葳蕤。伯也顾之慰，扛鼎如虎儿。君歿十二载，俄乱忽猖披。君身尧城囚，星象帝座移。执政系颈组，缙绅相晕羁。巨变彼何速，君已预为期。岷国信了如，甯必待著龟。惜君不及见，墓草已离离。阿兄长太息，尺书驰京师。厥友子罗子，相誉不相訾。请述俄乱事，报君重泉知。吾诗甯足珍，持以答陈诗。”叙事翔洽，擒辞典雅，传作也，今录存此。君又有《雨后郊行》云：“林峦新沐净涵光，翳叶阴中试鸟吭。深涧留云随意住，乱泉因势出山忙。”南海潘趣玃为故人若海比部之子，诗有家风。录其《除夕杂诗》云：“图强不是荆公错，可惜葫芦画井田。”《闻汪甘卿丈晦园易主感赋》云：“水云亮节成孤往，麋鹿荒台亦屡登。”又《济南》句：“鹊山孤耸一拳秋。”均有精意。（按甘卿于宣统初年随使奥国，为参赞，既归隐居。癸酉初夏卒，年六十许。）

陈石遣先生甲戌春侨寓吴门燕子桥，予赋诗寄怀云：“桃花坞里春如旧，燕子桥边月正明。矍铄是翁忘耄耄，夜深燃烛写诗评。”盖谓先生方撰《石遣室诗

话》也。先生喜而赋答云：“时鱼莼菜罗吴市，燕子桃花入敝庐。肯向聿来堂下过，斜街秀野较何如。”盖先生向作宦京师，寓下斜街顾侠君小秀野堂故宅，招饮一时名士。予曾赋诗纪事，故云然耳。先生旋游罗浮峨眉，既归闽。丁丑季夏，小病数日卒，年八十二。

许静仁先生慈惠爱人，尤嗜吟咏。余曾见其《庚午岁和曹缥蘅移居》一律云：“十年长住北城东，荣瘁纷纷过眼中。花市寻春偕客至，荷衣射策与君同。陶潜移宅诗犹在，杜甫还家酒不空。惆怅江淮巴蜀际，天涯何处觅渔翁。”

“射策”句谓两人皆登拔萃科也。

汤定之处士（涤），一号双于道人，乃雨生都督谧贞愍之曾孙。善隶草及山水，尤娴画梅，得其祖风。余赠诗有“君家原有画梅楼”之句，此楼贞愍所筑也。尝游两粤、京师，有《镇南关题壁》云：“莽莽雄关夕照殷，驰驱那不鬓毛斑。泉声更比行人急，山色浑如边吏闲。一样春风寒燠异，了无诗句酒杯顽。平生何事差堪信，不为功名始出关。”君博综多能，尤善相。昔有相者，谓余寿至七十五，君谓不止此。己卯春，余年七十六，赋诗谢之云：“人生五福寿为先，唐举徒夸富贵偏。君善画梅知骨格，但言毫耄不言钱。”昔先曾大父相之公，于道光初年与贞愍同官杭州，君余如故交焉。

池州王涤斋部郎（源瀚）乃光绪己丑举人，官户部，司出纳。宣统中，一游营口。共和后，远客广州，既归沪。庚午，始与余相识论诗，遂成莫逆交。尝出其稿，属余阅定。未及付梓，君于丙子孟秋五日，以疾卒于沪，年甫七十余。每思往事，殊为感伤。兹录其《拱北楼刻漏歌》以见一斑。序曰：“刻漏，元宣慰司陈用和造。”诗云：“岭南八月犹奇暑，一日炎蒸三日雨。冒暑来登拱北楼，中有刻漏青铜古。四壶高下各一阶，大小相承孙弥祖。大者高围五尺强，小亦庶几二尺许。满贮以水覆以盘，一窍中通滴如豆。上吐下纳声微铿，浮出时筹字可数。字始于卯终于寅，至寅陡落重徐吐。一吐一落成古今，我来正见字呈午。此中秘钥在挹注，此制质朴无螭虎。年深绿锈多斑斓，款识微茫略可都。延佑五年十二月，陈宣慰司置兹所。在昔文明未启时，测景长圭只才完土。成周挈壶始置官，汉宫漏箭初遣渠。从兹宫禁日增华，祖继良工独辛苦。

（梁时制刻漏极精巧。）用和此制殆空前，速率不曾差累黍。士衡作赋兴公铭，虽有繁词不能誉。迩来西学日昌明，時計缤纷番舶贾。柔钢绕指细如丝，机轮衔接森成龠。如兹笨重不可移，巧拙天渊似难伍。一事足令西人惊，铜驼几度埋榛莽。（叶“母”）此器流传六百年，历劫犹新足矜翔。从来大辂肇椎轮，漫将文野争良窳。余生好古亦云幸，周鼎商彝几摹抚。颐和园里见铜亭，武英殿上看尊C。蛮荒都此更足豪，坐叹流光转惭沮。典壶老叟恣神奇，短纸纷纷黏谩语。谓兹异物不可褻，谁其摩挲神则忤。摄影题签托尉佗，数典竟忘吁

亦鲁。忆昨经过尚府前，狻猊啸天毛栩栩。又从六榕（寺名）见铜佛，袈裟皱褶精于缕。扶胥之口黄木湾，波罗庙里双铜鼓。并此皆为世所稀，都应爱护珍ギ。昨者州前文告颁，毁城筑路无遗堵。此楼此漏亦当冲，是用作歌告官府。”按拱北楼在双门底，（乃书肆荟萃处。）余幼时居粤年久，惟闻人传说有铜壶滴漏，竟未一登此楼。君偶羁旅，便探其奥。此诗典雅铿锵，固足与此器并传矣。又《癸丑春旅居大连湾，雪后独步西园》句云：“矮松团夜雪，幽涧断寒流。”亦苍劲似杜。君仲子鼐，字调甫，能诗。

丰顺丁叔雅户部（惠康）乃禹生中丞（日昌）第三子，善骈文，能诗。录其《梦中书所见》一首云：“辟尽荒天更九州，从今海水不西流。焚道陈方物，争向扶余拜小侯。”己亥，德宗称疾（实幽瀛台）而废立议起。上海商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（元善，山阴人。）创立正气会，号召士夫联名电争。君为作《正气会序》，辞旨慷慨，倾动一时。乃因此取忌当路，郁郁不得志。迨豫章毛实君为直藩，聘为记室。君以藩司无章奏权，又不乐就，贫居京师。于宣统己酉四月病卒，年四十二，遣稿未梓。君有赠余诗云：“高天厚地孟东野，索句闭门陈后山。”时同居沪渎吴彦复师家也。

川沙黄孟超（卓），吾友映盒之门人也。年甫绮岁，诗笔极清，得唐贤意蕴。五言断句如：“梦回嫌酒薄，愁逼在秋先。”又《寄弟》云：“望书南北雁，思子短长亭。”七言：“为寻落叶缘溪走，偶念浮生触绪惊。”皆不着边际，自成标格。戊戌政变，宋芝洞侍御以保荐康长素被斥，避祸避之沪，变姓名赵善夫，与范伯子恒相唱和。己亥岁暮，善夫有《次韵少陵杜鹃行》云：“君不见蒲卑蜚去化为鸟，昔着柘黄今被乌。风巢危倡貌饥惨，光采不得同鸳雏。”盖伤景皇被幽瀛台，行将废立也。徵伯子和，范叟亦作一首，改曰《三足乌行》，而以宋句附注其下，余曾见其稿本而钞存之。后见刻本，则注语全删矣。今存之，以志忠爱云。

夏映盒《忍古楼集甲寅岁赁庑车埭角林居有次韵答陈子言》一首云：“此生侪佣保，因树驾为屋。醉遮鹤柴翁，曲巷有酃醪。一杯不言语，癡马揩枯木。再饮如翻澜，写诗笔至秃。颇闻萧山尉，遣迎来急足。烦君志州壤，山水皆可录。渡江飒风雨，试继《西泠曲》。定有许伯会，书以敦越俗。”此诗谓是秋萧山知事彭延庆（字善余，江夏人）重修《萧山志》，聘杨子琴太史为总纂，予与薪水陈君絮先（曾矩）为分纂，同往搜讨百六十年旧事。予任“列传”，与同人各自分役，二载撰成。未几彭亦去，此志稿搁置廿年。张令宗海来，乃集款刊之。闻彭君于甲子岁权临海令，卒于任。并志之，以见成事之难也。

映盒警句，如“老至交情真有数，置之邱壑亦需才”，“引杯华颐曾何语，开径羊求有不忘”，“始信物情趋脆弱，只余魂梦没遮拦”。“探支凉风八九月

，绕看乔柯三百株”，此联君自谓车埭角寓园。当时把臂入林，便觉别有天地，沪渎此境不易得也。君后于西郊康家桥购地筑居室，小有园圃。凿池、堆阜、构亭、驾桥，广植四时花木。朋旧以地近，多往游观，赋诗为乐。予赠作有“骈散诗词画，园林说夏公”之句。又曰：“为山因一篲，受水有双池。”皆纪实也。君住是园凡十五载，近以世变不可居，又弃去矣。

予甲午客吴淞，即识嘉定余伯陶医士（德坝），今四十余年矣。君一号素盒，善愈人疾，且工词。其远祖易简先生善诗，于顺治中由歙避乱，迁居嘉邑南翔镇，今八世矣。语云“渊源有自”，固不虚也。君旋悬壶于沪。犹忆壬申初夏，沪地渐甯，予赋《忆昔篇》，简之君谱《南乡一剪梅》词见答，云：“相对话淞滨，一夜东风剩梦痕。日落江城春不管，晴也销魂，雨也销魂。飞絮满乾坤，惹恨牵愁付酒尊。独有闲云推不去，朝又昏昏，夕又昏昏。”是作一片神行，得南宋词家之诀矣。

上海郁葆青以字行，别号餐霞散人，为名士屏翰先生（以字行）谥敦惠之子。先生有“三十六峰残雪尽，一鞭挥处马蹄轻。之句，为世传诵。餐霞钻承家学，筑味园于徐家汇，恒招宾客，修楔其中，余亦与焉。君有《寻春绝句》云：“镇日寻春不到家，柳丝村店酒旗斜。梅花欲透春消息，处处闲开三两花。”又《灵峰探梅》句：“忽动探梅兴，灵峰酌芳尊。置酒梅树下，相对淡无言。”游于物外，自摅襟蕴，诚所谓江左人文犹带六朝烟水气也。哲嗣元英亦以字行，别号迂楼，诗有家风。《西天目山行》云：“慈善亭中暂息肩，临安山色接于潜。（两县以此亭分界）。禹余粮岭行未尽，身入营邱画里天。”又“水浅石见高低浮，板桥十丈横溪头。輿人为道春日雨，雨后溪水路上流。”又“朱驼岭过石，红叶缤纷落满岩。日影忽添襟上碧，峰回将出万株杉。”写景述事，具见逸致，第二首尤近古谣谚。断句如“轻烟入树暝，孤月排云上”，《游西天目》句“溪声疑雨急，灯影挟钟沈”，均佳。迂楼有女慕洁，年十六，亦能诗。《消夏绝句》云：“碧梧枝上暮蝉鸣，池水涟漪澈底清。风逗玉荷香暗送，蔚蓝天远月初生。”殊秀逸。又《甲戌长至》句“又逢添线日，闲咏《浣花篇》”，亦工，可谓谢庭咏絮才矣。餐霞刊有《沪渎同声初集》、《续集》。

郑质庵（永诂），上海人，年四十许，为味园宾客。诗尚闲逸，得静者意，亦能骈文、倚声。《自灵隐寺至黄龙洞》云：“初日明幽径，轻风漾细沙。行车过野寺，隔竹见人家。曲曲泉交线，油油菜作花。鸟啼不知处，我欲问桑麻。”“菜花”句前人未有也。《湖上晓起》云：“燕语依稀笑客眠，卷帘遥望一湖烟。湖烟未散湖波碎，已有春人上画船。”可谓“诗人之言丽以则”矣。又《落叶》句“空山寂寂晨迷路，古寺深深夜打门”，亦佳。

沪渎西郊张园为锡山张叔和建，庭宇高旷，长廊曲环，古木夹道，小有四时杂花，为士夫品茗游憩地，消夏之胜境也。林墩谷解元有《张园梅花》诗云：“张家园里数株梅，岁岁相逢总盛开。花上盈盈歌一阕，风前濞濞酒千杯。澄波照影知谁见，斜日攀条却独来。眼底风光浑不是，一回思念一回灰。”又《同王旭庄（仁东）四丈张园纳凉》句云：“隔座婵娟怜好月，回车皮我梦凉风。平生看竹饶真赏，到此题诗也要工。”既归榕垣，有《八月十四夜拔可宅中露台》一律云：“家山风物别成忘，良夜登高试一望。月静方知双塔闹，雾低惟觉满城香。惊枝宿鸟难安梦，闻笛离人易断肠。直恨清辉同万里，谁言秋思在他乡。”结句有离思，盖谓德配沈孟雅夫人尚居淮北也。墩谷时方绮岁，诗如宿成，诸老惊叹。既而戊戌仲秋，都门罹祸，年甫廿四。拔可哭之以诗，有“顾或引之去，感语动涕泗。小臣自愚，君难安可弃”之句，而其诗无注，未详援手为何人。余尝询之，拔可曰：“此乃闽清孝廉黄乃裳也。”林于癸巳获捷，黄则甲午最后一科会试不第。以娴英文，遂入美使馆为翻译。及墩谷将被逮，黄君驰来，促与俱去。此人虽吾同年，未曾相识，其号则忘之矣。余因赋五古一篇《记黄孝廉乃裳》云：“戊戌政变事，闻者辄伤叹。当时六君子，墩谷尤醇至。有友黄孝廉，使馆译文字。邀避交民巷，闻语极感喟。吾为侍从臣，子去吾何避。吁嗟黄孝廉，闽清儒学派。履险不忘友，蜷蜷树风义。斯世无龙门，任侠亦其类。我闻观权言，志之表镶异。”此诗可为《硕果亭集》作笺注。

●卷三

望江倪豹岑中丞（文蔚），少为诸生，工文善书。游南昌访族人不遇，贫困佣书。新建夏芝岑粮储，吾友映庵居士之尊人也，时亦为诸生。识之于俦人中，馆之于家，荐为教授，旋举于乡。咸丰壬子成进士，选庶常，散馆授刑部主事，俸薄不足以赡家。有友慎延青编修（毓林），得简陕甘学政，邀往襄校频年。吾邑江龙门大令（开），时宫秦中，频相唱和，旋佐河南严渭春中丞幕。汴滨黄河，熟闻治水之术。既回京，存擢郎中，外简荆州知府，时同光间也。莅任六载。庚辰，擢开归陈诈道。辛巳，擢粤臬。逾年，迁桂藩。旋擢桂抚，移抚粤东三载。丙戌夏，郑州河决，以曩岁荆州治水著绩，调抚河南，任塞回事。既竣工，庚寅六月，阅兵中暑，卒于任，年六十八。著有《两强勉斋诗文集》。余辑《皖雅》，求其诗未得，今始购得之。录其五律《延杂诗》云：“峻阪盘空起，山行晓最宜。烟苗笼难翳，露草胄虫丝。径断人过怯，岩深日上迟。篮舆驼瘦马，危坐细哦诗。”又：“洛水流何急，空山冻雨多。导源通白路，（山名，洛水所出。）作势下黄河。激溜翻岩石，栖苴挂薜萝。当年乘四载，疏浚未曾过。”（北雍洛水，不载《禹贡》。）《中部县》云：“我

来中部县，萧索似荒村。士室才容榻，山城不闭门。民贫商贾少，地僻长官尊。瞻拜桥陵侧，衣冠想像存。（黄帝陵在县治后。）”七律《息壤》（在江陵）云：“凭将壤土塞泉源，干蛊奇功赖此存。异代堤防师故智，中天雷雨护灵根。荒凉遗迹舟楫远，想像神谟黻冕尊。我为苍生颂明德，空江岁岁荐苹蘩。”七绝《潼关送客》云：“茅屋鸡声夜有霜，关门木叶已先黄。行人不见征帆返，树杪河流下大荒。”《自题湖山小景》云：“一抹遥山染黛螺，天容如镜雨初过。湖楼镇日无人到，水气侵阶长绿莎。”五律深厚，七律端凝，七绝闲雅，皆得力于唐贤槩。五古则《官荆州时夜抵分盐輿中作》云：“荒途无定程，远近不知里。人马同饥疲，宵征犹未已。前驱阻深潭，侧转村巷褭。栖鸟惊欲飞，流萤落复起。夜凉思悄然，颇悟生物理。有欲则必争，谁甘稿饿死。圣人务平情，衣食王道始。荆楚鲜盖藏（见《史记》），此风古如是。频年谨堤防，坐使风俗靡。安得神禹功，再疏江汉水。”《壬戌十月望日偕李雨亭丈》《（宗羲）赴皖晚泊樊口感赤壁旧事作图赋诗》云：“残阳荡微波，木叶下岩石。轻舟破烟来，悄然落帆席。暝色淡不收，江天莽一碧。征衫生暮寒，长歌倚篷脊。缅怀玉局翁，去今几壬戌。我来十月望，有约如在昔。江风与山月，俯仰成陈迹。频年征战场，故垒余空壁。乾坤一瞬间，世变无常格。东南方苦兵，何处问田宅。有酒聊尽惧，痛饮永今夕。当年赤壁游，何如此二客。”七古则《戊午春孔绣山中翰招集同人于慈仁寺顾祠展楔次东坡清虚堂韵》云：“春晴镇日无风沙，舍人事少先放衙。翻阶红药落已尽，携樽邀看禅房花。老僧颇解爱文士（谓戒学），欲援孔李称通家。座中三老大手笔，俯视余子纷涂鸦。张诗（诗舫司空）陶词（香宗伯）角雄胜，寿阳（春圃相国）奇字穷侯芭。亭林遣老昔寓此，恨不唤起分官茶。松阴沈沈日晌午，僧寮粥鼓闲三挝。高谈岸帻未忍散，酣如背痒经搔爬。江南有客忽不乐，（时全陵未复）。侧身东望长咨嗟。时清大隐在朝市，何须啸傲耽烟霞。”五古萧散，七古俊拔，皆近东坡。

新城陈子鹤冢宰（孚恩），道光丁亥在都门赠顾总之明经（禄）诗云：“立说常存天下志，耽吟聊慰异乡身。”盖谓其著《清嘉录》及《颐素堂诗》也，总之乃侠君五世孙。冢宰于同治之初谪戍新疆，后奉旨释回。未及行，与伊犁将军广福同被命平回乱，皆战死。遗稿灰烬，仅存此诗于顾集中。

陈庵太傅于光绪季年过沪，予曾相遇于席间。今《沧趣楼遗诗》刻成，公子几士见赠一部。兹录《沧趣楼杂诗》云：“出门何所适，长岁具一舟。潮来月如盆，挂席恣溯游。群季已满载，无用更命俦。就网买鱼贵，棹入山影幽。四五双，惊飞过前洲。流连苦月促，潮亦不我留。后夜潮应宽，不知月好不。”《灵光寺忆竹坡示畏庐石遣》云：“岩扃犹剩题名墨，池水应怜皱面人。约略老

坡眠石处，却从榛莽告星泰。”《题黄松客千山觅句图》句云：“长白一支雄秀最，辽东三老典型留。”皆清微淡远，可作楷模。公卒于乙亥二月朔日，年八十八，近时诗人之遐寿者也。

奇禅上人有《寄陈伯严诗》云：“何处烟霞息见闻，匡庐山色净尘氛。相期更结莲花社，传语青猿守白云。”殊觉飘飘有逸气。

石门徐亚陶太守（宝谦），乃光绪庚辰进士。辛卯春，由刑部郎出守庐州，澹泊甯静，有循良之称。逾年致仕，归时年七十六矣。其家近刊《语溪徐氏遗诗》，摘录一首于此：《偕午庄笑拈次禹游青阳庵归为作图即系以诗》云：“访胜得幽趣，冷然闻磬音。扪萝寻径僻，看竹入烟深。鸟解听经意，僧耽补衲心。不知茶话久，城角日西沈。”语曰“言为心声”，信然。

陈懿叔明经（学受），江西新城人。湛深经学，诗不多见。余于滁州章滁山（绶）诗集中见附载其《道光乙巳自京师寄滁山》一绝云：“如君高谊绝人寰，尺素经年少往还。岁暮可能温饱未，朔风吹泪满燕山。”语简情遥，颇类唐贤赠友之作。章滁山久客南昌，遂成知旧云。

溧阳狄楚青居士，一字平子，能诗善画，长斋奉佛。于沪郊筑室，小有园林。予尝过之，见其题画诗云：“残月挂疏林，幽居先鸟起。群籁久沈寂，村鸡鸣不已。倏闻寺钟动，入耳净心意。梵音更清澈，寺僧勤佛礼。启门步山径，微风随杖履。陟冈一东望，彩云绚明绮。日出万态殊，人天尽欢喜。明暗一轮回，动静本伏倚。爱憎有何关，吾心古潭水。”予因笑曰：“此亦君之《辋川图》也。”

南汇顾俊隐有《过西兴》绝句云：“水々花外暝烟升，小市人家欲上灯。愁煞扁舟卧居士，卷篷低烛过西兴。”此诗神韵逼肖渔洋。四明陈器伯有《过随园旧址》绝句云：“废址荒林尚合围，酒尊诗帖复谁归。当年绿净（园旧有绿净轩）今黄落，无数栖鸦恋夕晖。”此诗感慨，殊近朱十也。

余犹忆癸酉重阳小集，因约在座诸人联句。是夕，微雨甫霁。器伯得句云：“灯火生凉意。”佛隐则援笔对云：“文章见霸才。”余谓器伯此句破空而来，所谓神游天外者也。佛隐句则谓余刻《皖雅》耳。

合肥诗坛耆硕，余所得见者，惟王谦斋典簿（尚辰）、童茂倩驾部（挹芳）二人而已。

谦斋先生秉性高尚，博综辞藻。遭际乱世，出建事功；时平，不居荣利。命驾归，与徐毅甫、朱默存有“庐阳三怪”之称。先生优游乡里，独享大年，主盟坛坫。余于己亥夏赴郡试，携诗稿晋谒。时方学渔洋，先生诲之曰：“作诗勿专主一家，他日堕人窠臼，难自拔也。”余服膺其言。庚子游沪，多识名宿，乃格律一变。兹录先生《题吴北山师未焚草》诗云：“大笔匡时千忌讳，小

臣去国独分明。”要言不烦，聊见一斑。

茂倩先生晚号茂先，张靖达公（树声）甥也。尝与吴北山师同官兵部，赠诗云：“道广门成市，官闲马借人。”语殊典切。庚子冬，先生由京津避拳乱来沪，始得相见。居处隔巷，每见辄论诗。予亦钞得其旧作数首，兹录《古酒器歌》云：“醉骨吟魂闷山足，春草年年成惨绿。野老携锄断新雨，松径阴森山鬼哭。忽惊地坼幽宫开，黄肠秘器尽成灰。中有一物独完好，形制不类樽与。嗅之往往有酒气，土花蚀断龙蛇字。斯人已逝物空存，毋乃珍秘遣同志。携归拂拭供案头，对之不觉双垂涕。青春有酒不解饮，黄泉沾取嗟无地。谪仙归去无酒客，百尺高楼醉秋月。北斗倒挂南斗斜，酒旗晓向杯中没。斯器直与球图尊，汤盘孔鼎安足论。缙绅处士莫浪语，此中恐有刘伶魂。”共和癸酉卒，年七十许。

阳湖钱骏华（方琦）乃邑侯绍云师（荣）缝冢嗣也。曾随宦庐江及山左，弱冠能诗文。卒丑病逝于里，年二十六。余于甲申县试时，师爱予诗，乃得五覆终场。循例赐宴，又蒙赍壬午南闱朱卷一本。其时骏华方幼，予未得见也。（丙戌，师调黟县，后改官山左。）迨庚子岁，予随吴彦复师到沪。是冬，绍师捐道员，赴奉天。过沪，访彦师，乃得重见。绍师因诲之曰：“沪读为南北人文渊薮，诗、词、骈、散，诸学皆备。子宜劬学，勿孤负此游。”诗谨受教。今稍有成就，赖师之善言也。语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”近得昆陵庄君通百（乃仲咸孝廉清华之子）赠骏华世兄遗稿，录其《登济南千佛山》云：“上山行数里，乃见白云关。林树暝可倚，兼之风满山。何人伐修竹，细语有无间。枯坐发长啸，教人一破颜。”断句“好云时出岫，幽鸟不归山”，“水田忽见鹭双出，高树有时蝉一吟”，“细雨打窗时断续，好风吹树一参差”，皆秀逸有致。又，“踏春春共马蹄遥”七字亦佳。尝随宦利津，邑有河工，因著《河务议》一篇，深中利弊。玉树早凋，可伤也。绍师宫东边道，沧桑后弃官，寓天津卒，寿六十许。

吴子恒先生（保德）乃庐东水师提督武壮公（长庆）冢嗣，以武壮援朝鲜功，授三等轻车都尉。早游庠序，少读书尚侠。光绪丙戌岁，署邑令刘明府承祖莅任。甫麦秋，督徵上忙赋甚急，不察庐民稀种麦。向例，上忙少纳赋，余俟秋成。而迫库书唐端缴钜款，冀以羨余饱囊橐。端（原名全谐，向开米行）罄资缴，不足，将革退。端惧，饮药死于署，官为敛之。时际承平，邑无敢言者。先生方逾冠，奋然题七律二首于县廨壁，哀唐端之死，斥令甚厉，令无如何也。迨壮岁后，多阅世变，恂恂效儒者，无复当年豪气矣。先生好客而嗜酒，僻处沙湖山麓，独居一楼，下帷研诵。书学颜鲁公，史嗜陈承祚，兼涉诸子，诗效义山、山谷。每客至纵谈，酣饮达旦以为乐。诗尝侍坐，先生不弃微薄

，谓可与言，屡预觴宴，诚可谓孙阳相马于骊黄之外矣。既遭沧桑，转徙江湖，晚居京师。乙卯十月卒，年五十三。隐沦不仕，卒成高士，人以拟之谢敷焉。兹录《和彦复弟都门寄韵》云：“努出黄细道放衙，问谁同醉石榴花。此身兀兀缘何事，世路茫茫殊未涯。楼外鹧鸪歌格磔，天边鸿雁字横斜。步兵校尉贫无酒，（彦弟时官兵部主事。）家酿清醪岂待赊。”《重九日舟次无为州金龙庙》云：“江南有弟先归去，我到重阳竟未回。戍鼓催人秋点急，柁楼闻笛客心哀。丛祠灯火门初掩，隔岸市声风卷来。杨柳官河半摇落，不须惆怅怨章台。”（按，此诗乃先生癸巳秋闱报罢归舟之作。）《步李郊云见赠韵时郊云初移居庐江》云：“小隐邱樊识吏稀，虚堂昼静掩柴扉。昨非今是陶元亮，阅世观人谢子微。小阁松声如欲沸，圆湖山影匝重围。报章不必题名字，依旧江南一布衣。”断句，《贺寿伯（富）登第》云：“金仙同日歌兜率，玉女无家住广寒。”（按，此谓伯虽郑邸之裔，贫无住宅，赁屋而居。）《过明故宫》云：“御沟不绝清冷水，昨夜雨晴玄武湖。”

吴彦复师讳保初，号君遂，武壮公仲子也，至性殷。年十六，父遽疾金州，先生往省，割膺肉和药以疗。武壮既卒，有司以闻。德宗念武壮朝鲜靖乱勋，悯先生纯孝，特授主事。服阕入都，分兵部学习，为闲曹。因得师事父执宝竹坡少宗伯（廷）讲论诗法，与宗伯子寿富为至友。所交皆一时名流，酬酢往还，妖闻故实，学术乃有根柢。岁乙未三月，补授刑部贵州司主事。引觐，赋诗纪恩，有“圣人南面终忧勤，神农憔悴舜霉黑”之句。既莅任，考律经年，得兼秋审处帮办主稿。明法励职，不畏强御，不侮寡弱。有豪贵宗室裕长、裕禄、裕德等，因争袭公爵，假钱债事，迫逐其从兄理藩院候补员外郎裕善客死于外，遗妾董氏携子如格来归，裕长等复讼而逐之。先生廉得其情，援律力驳，如格等乃得住京，不销旗档。丁酉秋，朝廷下诏求言。先生陈时事疏，略谓：皇上宜亲贤正，远邪佞，乾刚独断，则万机咸理。若魁柄下移，则国非其国矣。尚书刚毅恶其言切直，抑不代达。先生忿诋之，遂挂冠归。一时僚友赋诗饮饯，都门称盛。先生原志三年俸满，冀保升御史，一施弹劾，以整朝纲。今乃遭臧仓之沮，天也。先生九月归里，余于戊戌春亦由海上归，乃师事焉。先生旋出游鄂，游沪，游京、津，贫依故人为食客，终不复仕，自号癭公。卒亥夏，以中风疾南归，卧床两载。癸丑上元后一日，卒于沪，年四十有五。遗命乐此邦风土，不归，葬于北郊静安寺侧第六泉畔。著有《北山楼诗文词集》。兹录其五古秋夜云：“雨霁水明楼，星稀月窥榭。暗虫鸣秋风，寒林鹊惊夜。久立露沾裳，荒园木叶下。”《夜归》云：“ㄟㄟ虫鸣秋，翦翦风侵。客行经石桥，钟声入云。萧条歧路间，索寞空林晚。日昃少人行，荒村独归远。”五律《晓色》云：“晓色东方启，天门谖荡开。双丸悬赤县，九陌起黄埃。宦况

清如水，车声响似雷。门前投刺者，莫是孔融来。”七律《寄杨韧庵大令（霏霖）》云：“万物纷纷各自私，蒸蒸黎庶苦{全}{弟}。我怜驹隙成穿蠹，君以牛刀困割鸡。结绿干将原不器，飞黄泛驾叹无亲。人间万事谁堪说，江水东流日又西。”（按，是时杨公官庐江令。）七绝《和楚青感事韵》云：“啄残朱果叶成阴，帘影重重午梦沈。一白云旗王母下，恨烟颦雨到如今。”断句，五言《夜迫》云：“发棹朝霞鲜，奇缆晚烟绿。”《偶至田家作》云：“高林过疏雨，飞鸟逐行云。”《舟次黄陂湖》云：“疏花稀更明，陂水静以盞。”《春日闲居上竹坡师》云：“春风惠然来，草木日渐苏。”又：“读《骚》若有会，憔悴悲三闾。”《送文芸阁学士被谴出都》云：“江海几人去，行藏一叶身。”《出平则门望西山》云：“松岚曲径蟠，草色连天涨。”《效韦体》云：“小园微雨霁，空山芳杜春。谡谡松风古，娟娟花月新。如何今日地，不见昔时人。”七言《答人》云：“休问征辽旧门第，公卿今已作舆台。”《答定山》云：“谁岂不知荣路好，褊心孤寂总乖时。”《题吴彬士寒江独钓图》云：“终是直钩无所获，不如归去钓空山。”先生文效两汉，诗学韦、柳及荆公，书法酷似褚河南，人多宝之。德配黄恭人（裳）乃合肥韞之太史（先瑜）孙女，亦喜吟咏，有《紫蓬山房诗集》。（紫蓬山在合肥）。《庚午长至有感时寓秣陵二十八年矣》五绝云：“风雪洒帘钩，烟波无限愁。秣陵生白发，静夜拥棉裘。”嗣子世清，字仲穆。早岁游庠，才而贤。逾冠，东游留学，易名炎世。毕业归，绕道朝鲜谒武壮祠，赋诗有“肯将家世易丰貂”之句。甫出仕，为直隶候补知府，以喉疾卒于天津，年二十四，时丁未冬也。

通州范肯堂明经（当世），原名铸，字无错。文学桐城，诗肖本人，以布衣名满天下。庚子有《题吴北山师诗集》云：“以行得宫以言去，古人如此亦堂堂。看渠八海横飞日，更向万山深处藏。何由黑发看成白，应许玄天不作黄。试把遗书往成诵，逸民俦侣自成行。”先生颇爱余，尝讲诗法，有知己之感。甲辰冬卒，年五十许。著有《范伯子集》。

鄱阳朱鞏吾（幡），肄业上海真如镇暨南大学。丙子冬，以诗来就质。余爱其五绝《咏梅》云：“不遇林和靖，南枝枉著花。纵教开庾岭，终是在天涯。”

此作擅龙眠白描，西江诗派中允推健者。七绝《秋夜江上》云：“湖海生涯久惯游，江心月白渐知秋。枫林十里依然绿，几点渔灯尚未收。”后二句悠然无尽，是写景佳作。《耕》云：“朝出耘田向暮归，桑麻闲话傍柴扉。平生只解躬耕乐，未识人间有是非。”后二句有深味，是淡泊人语。君年逾绮岁，湛精书史，不杂尘纷，一时佳士也。

王琼望（先猷），广东琼山县人。肄业绶锡国学专修翠校，与吴伯鲁为友。谈及予喜近人诗，因寄诗稿来，自称弟子。余赏其《病起》句“净几焚香闲读《

易》，生涯淡似六朝僧”有澹逸之致。王生文胜于诗，来书纤徐委婉，似六二翁。琼岛得此，可继先辈已。

金山彭鹤年（天龙），年未冠，负笈梁溪。闻伯鲁谈予寓沪，因寄诗乞定。兹录《山村雪霁》云：“隔江远烟起，淡日满林端。墟里人归晚，雪晴山翠寒。”《夜吟》云：“一夜小窗白，恍疑山月明。不知庭雪积，渐觉晓寒生。”均有思致。

近人绝句佳者，奉贤庄吕尘（羲之）《一春》云：“郁金堂外雨霏微，窥宋花枝渐欲稀。惆怅杨花满征路，一春长是点人衣。”千回百折，善述离情。松江沈瘦狂（文浩）之《归途》云：“衰柳寒鸦带夕晖，故园寥落泪沾衣。西风十里松江路，不为鲈鱼不肯归。”松江人说松江事，最妙。嘉兴朱大可（奇）之《邓尉》云：“篮舆轧轧晓禽啼，随意穿林复渡溪。径仄低枝时碍帽，花深小雨不成泥。”此诗非曾游邓尉者，不解佳处。庐江章敬礼之《宣城暮春》云：“小谢城边燕子归，芭蕉叶大绿芜肥。杨花不解春将去，点点牵愁上客衣。”写景抒情，风神摇曳，堪与吕尘颉颃。诸作置之庐人绝句中，皆无逊色。

上海孙漱石处士（玉声），年跻耄耄。有《西湖春游词》云：“湿云罩住远峰青，几似冬山睡未醒。行近犹难辨何处，闻钟才晓是南屏。”“南屏”二句写景入微，前人未有。顾景炎（树圻）《游太湖洞庭西山》诗云：“片帆入暮怯轻寒，月上东山走玉盘。七十二峰横碧落，模糊都向月中看。”水光山色，尽入诗瓢，如闻成连《水仙》绝调。二诗自是宋人佳境。（漱石翁于己卯初春卒，年七十七。）

周梅泉观察（达），池州建德人。世以与严州建德相近而同名，今改至德，从唐旧称也。君为《全唐诗》中“咸通十哲”中丞公讳繇之裔。祖盘慎尚书讳馥（字玉山），历官两江、两广制府。父健之观察讳学海，以名进士宦游江浙。善医术，著书多种行世。君为殷慎长孙，早岁岐嶷夙成，游庠序，为上舍生。耽六书、九数之学，而数术尤精，博究古今中外畴人之书而握其要。凡市商有疑难之计簿，每延君综核，辄脉络分明，厘然不紊，世称其能。纳粟为道员，都时政日非，不欲仕。沧桑后，寄居沪渎，于西郊购地筑巢园，建亭榭，植花木。春秋佳日，恒招遗老名士，觴宴其中，赋诗为乐。后以市器鬻去，卜居远郊，欲以隐逸终，今年六十二矣。编诗四卷付刊，曰《今觉贫集》。录其《春夜巢园雨止不寐有作》云：“雨过月复明，飞云若奔马。夜风荡积郁，露立得潇洒。更阑檐溜歇，余滴犹在瓦。微馨出花气，凉意不可假。空庭流苒藻，天绘孰为写。春月胜秋月，滟滟生淡冶。神清无睡情，静理契者寡。翻愁朝日出，人事复牵惹。过眼恋清景，徙倚风廊下。邻树翳深灯，知有未眠者。”《暮归写望》云：“车过铜街雪作泥，楼廊海色晚凄凄。风灯不共疏星灭

，留伴归人照马蹄。”皆专气鍊古，搞辞切今。断句如“闲窗隐几灯初穗，薄暝钩帘月未弦”，“意行渐觉屋移树，小立不知月上衣”，“小炉熨手不龟药，大月照人无尽灯”，“罢絮池台春易暮，落花天气雨余寒”，皆佳。又“野云分雨与春田”七字，为前人所未道。《赠袁伯夔》云：“杜老秋风补茅屋，韦郎日暮踏斜桥。”（用韦庄诗意。）伯夔旧居斜桥，令人读之有山阳闻笛之感。昔予刻《皖雅》乏资，君与袁君皆奔走为集款，殊司感也。

拔可尝有句云：“不经风雨连番劫，那得池塘尽日阴。”真见道语。又《墨巢即事》云：“数点枫酣犹强酒，一林橘冷欲包茅。”洵属运典入化。

锡之丈有《丁丑春阴排闷》云：“小院回廊春寂寂，雨声犹在檐间滴。紫窗炉篆半氤氲，堕几瓶花太狼籍。羁人新自故乡来，红药栏前花未开。梦想少年行乐事，寻诗亭角踏苍苔。”婉约似元人，言有尽而意无尽。

绍兴酒为诸酒之冠，通行各省，历久弥旨。予尝叩其故于绍友锺君，锺君曰：“酿此酒，惟恃监湖水、糯米二物。此水盛，满而不溢，积气厚，乃能持久耳。”余因赋诗云：“窟室锺期语不休，绍兴产号监湖留。碧波凝乳光浮枕，晚糯成糟艳筑邱。种秫竞师彭泽令，分茅不列醉乡侯。何须徐邈夸中圣，自有嘉名遍九州。”

歙县有二词人：一江君彤侯（），一洪君泽丞（汝闾）。洪君词已刻，江君词随手抛掷，都不留稿。余曩闻而索之，未得。岁丁丑早春，君雨雪赴宴，蹉跎伤足，闲居无俚，撰词数阕，录存于此，《烛影摇红》云：“流转浮生，晚来禁足真无计。便如汀鹭缩阪拳，何限凄凉意。容易明珠委地，倚虚帷、暗尘又起。梦魂沈损，断雁声中，愁书难系。灯影摇红，酒边多少关心事。创禽不恨楚人弓，但洒大涯泪。看看龙蛇曼戏，尽嬉春、斜阳一醉。又谁横笛，吹落残梅，教伊心碎。”《寄怀王抚五武昌调奇木兰花慢》云：“杳春江水涨，尽流怨，去来潮。记踏月铜街，鸡声剑影，梦断魂销。飘萧，十年短鬓，念沧江、一卧到今朝。投老一邱未得，黄昏细雨无聊。凝消。薄酒话中宵，旧事冷琼箫。奈采采江篱，荇华划地，此意萧条。摇摇，灯红影瘦，又危亭、草色上征袍。惆怅素云去远，楼前玄鹤难招。”又《咏了丑花朝皖城春雪》一阕，序曰：“韶春过半，急雪忽来，填户洒窗，含凄成咏，调寄《水龙吟》。”云：“玉龙哀咽遥空，华乍换人间世。琼妃起舞，冰绢飘荡，珠跳佩委。唤醒梅魂，缟衣湿，伤春衰涕。是香丛小劫，蜂凄蝶惨，浑未解、苍茫意。也拟凭阑危睇，奈飘萧、江山如此。宾鸿社燕，去住无端，相怜无计。际海桑红，漫天絮满，啄泥何地。甚黄昏，淡月檐花细滴，有人无睡。”高华雅健，在稼轩、白石之间。《丁丑冬和罗长民过绮园韵，并柬演生。调寄齐天乐》云：“尽沈吟过江情绪，城乌啄啼何处。破屐寻烟，长镳斯雪，谁慰岁寒尊俎

。飘零似羽。怅日莫津亭，永嘉人聚。如此江山，岂期重拾坠欢古。故人音书间阻，纵扁舟落手，挂席无处。镜里霜繁，灯前梦短，暗省残生羁旅。闲愁最苦。怕目极平芜，伤心难赋。徙倚危栏，冥冥空雁侣。”洪泽丞未刻稿有《甲戌上巳饮徐丹甫寓庐，观所植山荷叶五茄皮树有赋。调寄减字木兰花》二阕，其一云：“亭亭碧玉，雨态烟姿看不足。移自山中，西子西湖未许同。冰盘供养，销尽铅华余色相。尘想难捐，又听江南唱《采莲》。”其二云：“交加翠叶，举似五行根性别。也解留皮，阅世酸辛只自知。相将入药，起疾功能良不恶。一酌春风，诗味争如酒味浓。”

皖北词人素稀，今推吾庐刘宣阁（麟生）为巨擘。宣阁乃锡之丈冢嗣也。犹忆壬申初夏，沪道始夷，子与君同往霍必兰路酹朱强屯^阨先生墓。宣阁言及曩以词请质朱公，公欣然批评某阕佳，某阕某句当改。今将《菩萨蛮》词上阕次句改成，而公已逝，因相与歆献。耆宿已渺不置，兹录其词云：“澄晖没水波如织，霜林掩映寒鸦色。怎得似蟾蜍，名和利也无。秋花仍耐冷，寒纬愁成阵。岁岁晚风前，生憎月月圆。”君著有《春灯词》。

怀甯程演生为尘雍名宿，笺注陈其年检讨骈文，叔材先生（师恭）六世孙。少时肄业学校，潜修笃学，为沈子培提学所拔识。及壮，负笈巴黎。学成归来，经历天竺，憩双树下，抚白牛，缅想释迦证道，树三乘法以指迷方。又游阿富汗、波斯、土耳其、暹罗（今名泰国）四国，覩其风土，赋五古长篇述土耳其新法之善。一为安徽大学校长，崇儒重道，人文蔚兴，至今称之。著有《二古轩诗集》，未梓。余与有交谊，假读。录其七绝《竹溪晚归》云：“溪南溪北花正飞，闲携竹杖晚游归。山桥日落行人少，伫听疏钟隔翠微。”《早春》云：“手中道书读未熟，江上故人招不来。村居白日浑无事，处处春风看落梅。”五律《过懒》云：“过懒黄昏起，书堂已著灯。风华销欲尽，兴味薄难胜。履堕教谁纳，冠欹对客憎。隔帘梅影淡，裁句谢无能。”数诗清脆，弥近温、李。《赠马一浮》五古云：“尺素达精微，匪敢邀盍簪。何期蒙下眷，玉趾竟贲临。我祖倾盖交，儒者固所钦。披云企高郎，敷辞缀德音。鸟鸣出幽谷，佳咏拟前林。意气结予怀，遗赠非南金。”醇雅逼真《选》体。又《甲戌初冬游黄山》云：“大地开奇境，天都极壮观。仙人何处所，我辈自盘桓。水浴丹砂艳，云铺紫玉寒。（紫玉，峰名。）听松凭石卧，三十六峰宽。”字字遒链，可谓四十贤人。君游休宁，访戴东原先生墓，见里祀久绝，墓前已犁为田。慨然言于当道，修葺复旧观，岁时地方司祀，事亦可谓难能者矣。

四明金雪塍，吾友李云书部郎之戚也。工书嗜咏，频年游蜀。诗学东坡，深入其奥。兹录其《题画绝句》云：“飞瀑悬空两白笼，一龙鳞鬣化青松。似怜好景无人赏，着个溪头策杖翁。”殊有奇气。昔人谓名山大川，发越襟抱，信不

虚也。近又得其《山居》诗云：“山居人早起，野草露溥溥。远山绕白云，飘动若鸾。小鸟悦晨光，飞跃噪林端。轻风一拂衣，弱体先知寒。人生何苦乐，不妨随遇安。四望皆秋色，胸中春气盘。兴来托微咏，一笑有余欢。”弥近自然。

武陵陈伯强大令（锐），筮仕江左，有句云：“万里一身如坠叶，三江二月有轻雷。”可谓好语如珠，而身世之感，已寓乎其中矣。

无锡钱默存（锺书），幼学不倦，尝有句云：“衣人高枕卧游录，（校“衣”《槐聚诗存》作“示”）。作我下帷行秘书。”殊典雅。

萧山王叔贤茂才（希韦）乃南陆中丞（绍兰）曾孙，能诗，橐笔依人。有句云：“生难绝俗花常笑，倦不还山鸟亦讥。”写贫状令人增慨。宣统元年病卒。

合肥杨生韵芝（开森），近寄游览诗来。录其《界首》（为浙皖分界处）云：“孤舟依曲岸，界首众山围。征路刚辞浙，乡音却近徽。春云寒碓语，择树野禽归。何处钟声发，禅关隐翠微。”《晚宿白岳农家》云：“柴门依白岳，层蜎斗嶙峋。竹坞能医俗，桃源可避秦。燃松光胜烛，责笋味如尊。灵谷鸣虚籁，中藏万古春。”二诗善写风物，读之可当卧游。又《威坪舟中》句云：“层玲珑夹碧渠。”《歙县道中》前半首云：“穿林晴翠滴，渺渺客心清。马上醒残梦，峰头露远钲。”又《罗田遇雨》句云：“乱云迷远树，浊浪打孤城。”均佳。

泾县章介人（宗藩），先世于咸丰乱后游庐，以医济世，遂家焉。君读书稽古，嗜吟咏。有《己卯正月初五日闻布谷声》诗云：“宿雨初收乍放晴，吴棉未换峭寒生。如何才叶东皇律，便听疏林布谷声。”是岁，早稻有获，迟禾因旱皆稿，鸟鸣志异。此诗可入《灾祥志》中。

庐江吴明业（隆赫）为监隐丈文孙，年未弱冠，喜为诗，有祖风。《晚步》五绝云：“枫如落照红，叶趁回风舞。踟躅欲黄昏，一阵模糊雨。”后二句超然象外，卓犖不群。明业之两叔及侄皆为诗，而浅尝辄止。监丈每曰：“隆赫为吾家中流砥柱。”信不虚也。

近人断句佳者，如闽县李释堪之“急雨返风松偃蹇，断崖妨路竹扶持”，定远方颂如（燕报，乃子箴廉访从孙）之“兴国衣冠秦法令，故家文献《汉官仪》”，吴明业之“一片微云萦澹月，千家繁杵答寒蛰”，皆字斟句酌，铢两权衡，一丝不懈者也。

直棱有二诗人：一陈璞珊，一王明孝。皆年方绮岁，负笈沪校。璞珊《笕箕湾（在南陵）歌》云：“一湾复一湾，行行近几许。但见陵阳城，不见陵阳路。”质朴类古谣谚。《虎跑寺》云：“春深渐觉鸟声柔，白石苍苔一径幽。老衲闲中无个事，山门静坐听泉流。”亦清逸可诵。明孝《南翔古漪园观菊》云

：“古菊茁名园，缤纷如霁雪。满眼看花人，谁知陶靖节。”胸有泾渭，卓尔不群。断句“落日大江秋，幽梦抱疏钟”，“苍松出古道，云卷马头尘”，皆可入摘句图。

王什公见赠云：“灼灼东南处士星，沧桑弹指几回经。黄诗曾笔今无己，秋桂春兰老九龄。覆瓿《太玄》休更问，烧桐焦尾倩谁听？抱残守缺吾徒事，异代犹能播异馨。”又：“去艇橹声随岸远，跨桥栏影压波新。”句殊清丽。

泗州张燕昌传胪（启后），工文善诗，书效率更，尤精《皇甫碑》。予赠以诗云：“《皇甫碑》中字，欧阳独擅能。遥遥千载后，荦荦一时称。挥翰临池久，陵云写榜胜。观书悟情性，温厚出端凝。”君见答云：“欧书参隶法，皇甫倍精能。试学邯郸步，甯希大雅称。冻蝇痴易诮，渴骥力难胜。何似君诗好，遥山入望凝。”予曾与君及诸友醵金重印君乡贤袁砚亭太史诗，兹录于后。

袁介簏太史履方，泗虹人也。道光癸未成进士，改庶常。既散馆，授福建松溪令，旋丁外艰归。服阙谒，选授江西星子令，历任崇仁、高安诸邑。年七十许，归里卒，时道光季年也。著有《砚亭诗钞》五卷，予曩刻《皖雅》，求之不得。丙子岁，乃从老友金山高吹万居士假得孤本景印。兹录《报恩寺早秋》五古云：“山径隐层云，禅房依山麓。何来戒律僧，结构此茅屋。盈盈一勺泉，森森万竿竹。风声杂水声，清冷如戛玉。我来息尘劳，地僻无拘束。少焉新月上，晶盘挂乔木。冷气乍沾衣，鬓眉映寒绿。乐与素心人，清谈任往复。”

《白鹭渡》五绝云：“水田漠漠阴，白鹭双飞起。渡口独立时，炊烟上墟里。”二诗皆似右丞。《咏晚香玉》句云：“凉入纱窗风细细，梦回纸帐漏迟迟。”不即不离，亦佳作也。袁公又言天长戴湘浦殿撰（兰芬）壬辰典试闽中，丙申自陕甘学政解组，旋京遽卒。余求殿撰诗亦未得，附记于此。

望江陈逸夫（骥）乃介庵太史（树屏）之孙、知直处士（榆荫）之子，年甫逾冠。客沪，嗜学，来执螭为弟子，以所作请质。五言《思亲》云：“鰥对知何日，鸿传字一行。”又“临餐不下咽，菽水愧难将。”余赏其颇有至性。七言：“箕毕自殊尘俗好，冠裳犹保劫灰余。”具见抱负不凡。余如“驴骑野寺烹泉活，燕掠晴湖打桨喧。”按，此用谚语，谓小艇二人四桨，为双飞燕也。

“珠遗沧海蛟人泣，泥落空梁燕子飞”，“晴云杂雨秋多幻，霁月迎潮夜未暝”，皆近玉溪。又《题袁寒云日记》云：“癖钱原不俗，唾玉总多情。”亦是公论。

合肥李晓耘（国榛），诗人郊云先生（经达）冢嗣也，二世奇居庐江，四十余年矣。了丑五月下浣，余过芜赴沪，君有饯别诗云：“一角遥山似画屏，傍湖微雨正冥冥。樽前杖履陪姑孰，眼底文章聚客星。（周颂廷姊丈、吴伯鲁兄皆在座。）百里归程元亮井，廿年问字子云亭。西街老屋能招隐，丛桂花开尚满

庭。”（中秋后，先生有归里之约。）是秋避乱无为，有句云：“高楼一角斜阳里，渺渺晴波叶叶帆。”写景如绘，可谓名句，惜无全篇尔。介弟尊季（从衍）亦余门人，有《自题山水小幅》绝句云：“脱叶飞泉声满林，回风戛玉复铺金。少人多石真幽绝，芒屨归来一径深。”逋峭处似山谷。

丁济人（廷洧），予内弟也，为从叔岳拙儒先生（遇尧）冢嗣。性倜傥，年十三能留客，颇似孔融。近年从余学诗，遭乱游蜀，有《移居》绝句云：“飘蓬又去汉升祠，（成都西郭有黄忠祠。）来傍牛栏借一枝。悄悄心情谁似我，黄昏鹤唳独归时。”善写蜀中古迹，可谓不负远游矣。

吾邑金友石（尧阶），贫而耽诗，训徒自给，每见古籍，典衣购之，其笃好如此。录其警句：“断桥流水岸，残堞夕阳山”，“连日东风连夜雨，朝来帘外嫩寒多”，“黄莺坐久日将暝，乱向白云深处飞”。

南通徐贯恂明经（銓），一字澹庐，范肯堂先生门人也，嗜学好古，娴辞章，能书画。宣统初年，例授知县，未仕。共和后，为人牵率，一出为部曹。旋归隐，自放于山水间。君笃爱俦类，与余交尤挚。既遭兵燹，家业凌替，过迹于沪。抑郁患项疡卒，时己卯寒食也，年五十三。录其《大沽口》云：“京尘骄挟火云飞，逃暑人从渤海归。七十二沽微雨过，一丝凉意到征衣。”《无锡纪游三首》《惠山》云：“北塘箫管画船开，一路湖桑夹柳栽。泉水自清人自浊，更无苏蔡斗茶来。”《皇甫墩》云：“何物黄婆烦一墩，（皇甫，俗呼为黄婆。）无争无让水浑浑。此游仿佛温乡梦，重叩鸥波舫外门。”《漆湖》云：“东风吹雨欲成烟，吞吐当胸气万千。七十二峰看不足，隔湖唤取打鱼船。”《西湖杂咏》《一线天》云：“飞来云数峰，漏补天一线。学佛二十年，今才见佛面。”《九溪十八涧》云：“山近茶成市，溪回石作桥。水声清可听，休挂许由瓢。”《甲戌二月廿二日江靖舟中》云：“淞水碧无情，今朝例不晴。别饶行客味，江上过清明。”诸作皆有别趣。断句《过郁葆青昧园》云：“苍苍郁木洞，隐隐法华台。”（自注：郁木洞在玉笥山南，乃萧子云隐处。见《云笈七签》。）尤典雅。予赋诗挽之，惜君枉死。吾乡有冶父山，周遭二十余里，中产异草，善愈人疾。疡医黄占亭采药熬膏，治愈患颈疽数人。惜千里睽隔，君为西医割治所误也。冶山灵草见余所撰《冶父山志》中。

予戚宛醒吾处士（时澍），尝有句云：“闲看落花飞过溪”，余叹曰佳句也。因仿赵倚楼之例，呼为“宛过溪”。其长子鸣韶，字凤仪，乃余门人，能诗，有父风。《游冶父山》句云：“云归万壑暝，风响五湖秋。”五湖者，谓庐江之黄陂、沙湖、白湖、排子、慢翅也。

里人陈百（一克超），与予不同族，年甫逾冠。有《访友不遇》句云：“虚室静无人，但有燕来去。”殊秀逸。

刘慰春（梅）乃诗人东屏上舍（震）之季子，年四十二。与余初相见，出示《过宣化长城》七律。余爱其“峰头月挂秦时镜，谷口人耕汉将营。”二语悲壮，可为穷兵黩武者警。

予戚章哲骞秀才（人树），年垂古稀，遭逢离乱，性情淡定，困守家园。有己卯春寄余一绝，则喜园中牡丹盛开之作也。诗云：“车粼粼杂马萧萧，二月罡风起怒潮。花好只须看半放，鼠姑生日是花朝。”写邑里景况如绘。

介弟梦芙茂才（人镜）亦以诗鸣，五绝尤擅长。《秋郊晚眺》云：“万壑风萧森，千崖石倡仄。遥指前溪中，一帆挂秋色。”《雪后怀聂星五黄溪》云：“寒月照空庭，积雪无人扫。何当驾扁舟，访戴山阴道。”丁丑春余归里，重至公园茗话，赋诗见赠云：“点点苔生石上衣，觅葵燕麦恣苗肥。荒芜渐觉无人到，只有闲云野鹤飞。”君近游蜀归，言荔支产瞿塘山中。又言通江、太平等县皆产银耳，生于深山古木上，质厚气清，能补益人。

姚生质人（实）乃吾邑进士绍泉司马（继勉）曾孙、月斋明经（起益）之孙，少孤，恪守祖庭训，至于成立。余于丙子春归里，始识之。爱其绮岁诗笔清拔，导以涂径，质人遂孳孳不懈。近岁跋涉关河，诗学益进。录其《晓发马当》云：“棹发鸡鸣夜未央，波心孤月影微黄。此行如有江神助，一剪春帆过马当。”《过武昌》云：“江流绕郭布帆飞，杨柳千条绿尚微。正是春风好时节，笋香鱼美不须归。”《到衡阳》云：“道旁官柳拂清霜，郭外寒山一桁黄。乱眼西风残照里，又随征雁到衡阳。”《宿安江》（黔阳县境）云：“路入黔阳上百盘，人随飞鸟度重峦。难忘一宿安江客，山店灯昏夜气寒。”《沅江晚眺》云：“澄江如练秋光夕，斜阳点点渔帆白。一双翠鸟忽飞来，冲破烟痕下沙碛。”五言断句如“新秋俄已至，树色顿全非”，“流水得闲意，春云无定踪”，“诵来浑似旧，敲处转生疑”，“黄叶作秋雨，空山生暮寒”，“地临三楚尽，山入百蛮多”，“池蛙噤不语，园鹄驯相依”，“怪树当门立，幽禽裂竹啼”。又：“云来树忽低”五字及“鸟就树阴凉”，“槐荫入门凉”，两押“凉”字，均妙。七言断句，如：“四野农歌田祖德，一天云暗海王祠。”《奇怀伯鲁黔中》云：“三年感旧兼师友，万里投荒半死生。”《湘黔道上》云：“度岭篮舆轻似鸟，临溪板屋小于巢。”诸作渐近自然，是能传衣钵者。

吴生伯鲁（常焘）善桐城古文，亦耽诗。有《怀姚质人》云：“樽酒园林相识初，清词细字雪霜如。眼中此调知应少，乱后他乡见更疏。力学惟诗多自得，游心于古亦非虚。烟蓑雨笠归来是，待及春风共荷锄。”颌联佳，可谓情文兼至。余尝介绍伯鲁师事袁覆庵部郎，学为古文。覆庵极称其所作气充词健，为诸门人之冠。为改文一本，乱中邮寄，竟致失去，殊可惜也。

合肥李骏僧（家煌）乃健父部郎（国松）冢嗣，为贵池诗人刘龙慧之甥。尝从学诗，宗法韩孟。有《癸亥六月十五夜拏舟吴门盘溪，侍舅氏纳凉南荡，泛舟荷丛而归》绝句云“清凉地证鼻功德，昼夜时凭花合开。水静心平湖月满，更无人语有风来。”按，《无量寿经》，西方以莲花开合为一昼夜。昔君年少，长斋奉佛，笃学崇文，人所难者。今李氏诗人惟晓耘、尊季及君三人而已。戊寅三月十五日，冒鹤亭借李拔可墨巢（园中多悬伊墨卿太守墨迹，因以为名）为巢民徵君作生日，兼以自寿。（鹤亭与巢民先生同日生。）是日，各省交游书画家、诗词家、文家到者四十余人，予亦预焉。各有赠作，以李园主人诗最翔实，兹录之。诗云：“平生好为园，独乐非所性。今宵果何幸，得此朋友盛。朴翁寿无极，疚叟（鹤亭一号疚斋）真后劲。适怀同物感，遣子殆有命。暂宽陆沉忧，为子以地庆。丹青纷传观，（有巢民先生小象。）举座皆起敬。月轮换花影，酒半一时正。虽慳红裙欢，要速白战令。吾园非水绘，气类或不病。但恨不能杯，敢请子为政。”沪渎自丁丑秋兵燹后，百事寂寥，今得此盛会，虽山肴野蔌，犹令人想见水绘余风也。

袁伯夔丁丑春读《冶父山志》，因忆舅氏唐翁七古一篇，中有云：“当时吾舅客六安，历淝舒霍到潜川。冶父山下暂居住，朔风打窗斗酒寒。”又云：“此乃吾舅少年事。”末云：“四十七年如顷刻，不堪回首泪纵横。”按，唐翁字子中，湘潭人。客庐江时乃光绪十六年庚寅也。此则可补入《山志》中。

衡阳萧屋泉居士（俊贤），善绘山水花卉。宣统庚戌相遇白门，今三十年矣。前岁重遇于沪，谈往慨然。君因绘《秋柳斜阳图》便面为赠，且作元人语，自署其端曰：“冷清清地落照，剩一树柳弯腰。”逼真秦淮景物词语，殆谓予衰老尚存也。今又三年，彼此皆健在。君小余一岁，而画名益高。近见谭瓶斋题其《风雪归舟图》七古，因录于此。诗云：“人生佳境嗟易逝，老去空思少年事。何如即事写作图，长从故纸追清致。岳阳楼迥洞庭宽，湘波浩淼冬流寒。有客孤帆溯归路，开篷指点湖前山。一宵风雪景逾好，却与诗人成画稿。营邱妙笔状寒林，右丞粉本图霜缟。展卷知君画理精，乡山咫尺眼中横。细摹云梦三冬景，追写嘉陵一日成。四十年真一瞥眼，画格游踪经几变。人间桑海任推迁，笔下烟云转葱蒨。画伯从来多大年，看君已是地行仙。人高自应邀天爵，米贵何曾损砚田。当年得意挥奇景，至今留得前游影。题诗几辈已沉泉，人寿何如图画永。交契忘年二纪余，评诗读画久相于。兴来更有不传本，留我他时纸尾书。（《南史》：萧贲善画，矜慎不传。）”诗情画稿，意态双绝。此诗即置之宋贤集中，亦居上乘。

余姚陈涵度乃山阴任茧叔秀才门人，为朱强屯_阝先生再传弟子。近携稿来谒余，见其所作多自改，得链句法，深异之。兹录其《题张林庄时贤石谱》云

：“温温吾张子，学邃证静理。独抱岁寒心，嚼然尘不滓。性爱一拳石，珍逾金玉比。掩关懒埽除，炉中煮泉水。匪慕道家流，聊寄微尚耳。近得时贤迹，皱瘦皆可喜。悬之素壁间，卧游乐无埃。吾画丑不堪，詎敢献末技。为君歌短章，才薄惭语俚。”《沪舍夜读》云：“转廊微月带疏星，渐息繁声两耳甯。静与青灯深夜对，驱除尘梦籀遗经。”皆清婉有致。断句“松酣风击筑，涧泻水鸣琴”，亦佳。君德配何文绿女士（蕉题）。亦能诗。有《贺沈兼巢丈重游泮水》一绝云：“和似春风学养深，沪滨弦诵播元音。知公泮水重游日，六十年间希圣心。”诗笔既清。书法尤秀，今之不桢进士也。余因赋赠一绝云：“簪花妙格换鹅群，（谓贤夫涵度亦善书。）日夕吟声互答闻。仿佛彩鸾书韵事，能教五代继唐文。”

嘉定何芝石为夏映庵之门人，从学词及画。近为陈涵度、何蕉题伉俪绘《旧窗双课图》，并题《两同心》一阕云：“细雨吹帘，苔痕青阁。苹花暖、鸳梦初回，炉烟烬、鹤眠方适。正新秋，枫影催诗，乱蛩鸣啻。恰好绿云遮眼，碧堪试墨。茜窗底、书谱偕临，华灯畔、素笺共擘。应羡他，眷属神仙，瑶天双谪。”婉丽似柳屯田。

樊樊山《灞桥旅邸题壁》云：“柳色黄于陌上尘，秋来长是翠眉颦。一弯月更黄于柳，愁煞桥南系马人。”可谓风神绝世。易实甫有句云：“胡地草青曾寄语，匡山头白早归来。”对仗极工，饶有风致。

陈玉笙处士（储岩）乃涵度之尊人也，隐居会稽，怡情邱壑，以词自遣，专学白石、稼轩二家，得其神理。共和壬申春卒，年六十四矣。著有《秋水词》一卷。录其《风雨凄然夜不成寐调寄双红豆》云：“风打更，雨打更，罗帐灯昏梦欲成，谯楼鼓一声。风有情，雨有情，相伴秋虫絮到明，啾啾作么生。”《山村调寄南柯子》云：“罨画山村景，烟岚日夕姿。竹篱茅舍傍清漪，一抹隔溪残照堕崦嵫。水面风萍合，堤腰雾柳欹。波纹如縠绿参差，定是浣纱人去未移时。”《江村闻雁调寄点樱桃》云：“雁阵惊寒，西风一夜来千里。蓼花红矣，秋雨秋风里。远树青帘，指点渔樵市。风乍起，商声楠地，总是江湖意。”《听鹧》《调寄于中好》云：“曲曲桥通曲曲堤，渔舟舸傍小桥西。随身好是无长物，斗酒双柑独自携。肠鼓吹耳刀圭碧，阴阴处、听黄鹂。从今都种垂杨柳，听取黄鹂尽日啼。”（校此调有误。）断句，《菩萨蛮》云：“作底种芭蕉，情人怨夜遥。”《临江仙》云：“情怀如中酒，斜月下斜廊。”皆余韵悠然不尽。近涵度将刻其先集，余为题辞，有句云：“如何未遇强屯阨，浙水东西各自流。”盖人地间隔，词派不同，固难合并也。任菴叔茂才（菴）寄籍山阴，本贯萧山，乃伯年画师（颐）长子，能诗词，善尽。共和丙子夏卒，年五十四。其门人陈涵度录示其题自画《探梅图》一绝云

：“骑个驴儿得得过，一肩风雪与诗驼。梅花笑我穷寒骨，比似襄阳定若何。”绰有风趣。

泾县胡复初先生（学书），一号雪堂，吾友朴安居士（韞玉）之大父也。少孤力学，既长敦蓺。道光中游庠。咸丰季年，以泾邑兵燹，忧郁而卒，年五十五，事具《泾志》《义行传》。著有《养拙斋诗集》。录其五绝《夏弯》云：“晚风生微凉，露下空阶湿。深院悄无人，时见流萤入。”七绝《饲蚕词》云：“瞳瞳日影上红墙，暖护深闺锦幔长。清酒一壶香一办、大家齐视马头娘。”《读罢偶成》云：“一缕轻竹外笼，鸟声无数噪晴空。《离骚》读罢无余事，闲生窗前数远峰。”均秀逸似晚层。《秦淮竹枝词》云：“纤月如钩挂柳枝，画楼正是上灯时。李郎偷听新翻曲，乘着乌龙小艇儿。”此与吾先祖菊生公《过金陵》诗“天地多情水亦柔，秦淮歌舞望中收。殷勤寄语湖山道，莫向愁人唤莫愁。”皆令人读之，想见道光时秣陵游宴之盛。

胡爱亭先生（鼎）为雪堂先生长子，乃朴安之尊人也。于咸丰离乱，保存先人遗著，艰苦力学。同治中游庠，游历赣、沪，笔耕济家，教诸子皆成立。宣统辛亥冬卒，年六十九。著有《守拙斋诗》。予尝序之，谓其言雅正而音清越，避世无闷，盖效紫阳者也。录其《题画》云：“谷口一茅亭，结在无人境。独坐万峰寒，松涛满清听。”《夏夜》云：“夜静更欲阑，雨过苔犹湿。推窗看月明，误引流萤入。”《向化镇晚归》云：“苍茫云水思依稀，乘醉归来日已微。万顷湖光两岸白，满江渔火作萤飞。”断句“客愁流水写，别恨落花知”，“家似晓星零落甚，人如秋草别离多”，均佳。又“乱峰远插夕阳天”，写出泾邑山深谷邃景象。

胡伯春茂才（有恂），朴安之兄也，教读课耕，无意尘事。共和丁卯卒，年五十三。著《伯子诗集》，录其《幽居》云：“小小茅庐结构新，山为屏障水为邻。兽因求食时窥户，鸟解忘机渐狎人。两扇柴门开阖便，一枝竹杖去来频。闲情好向闲中得，莫处尘嚣负此身。”

胡奇尘处士（怀琛），朴安之弟也，以教授为业。共和丁丑冬卒，年五十三。著有《江村集》。录其《读文道希先生遗诗》云：“见说诵诗闻国政，晚清作者抑何稀。今人只识黄公度，我欲兼称文道希。杜律乱离皆史乘，屈《骚》忠爱畏谗讥。此编百读应无厌，仅谓工诗却又非。”

胡平女士（渊），朴安居士长女也。少敏慧，诗有家风，昼则以古为法，尤善山水，著有《南香（泾县涧名）诗草画语》。有《题画二首》云：“淡日冷枯松，微风响疏竹。古道寂无人，轻寒透茅屋。”“秋色澹幽亭，泉声振占木。夕照散余晖，清光满空谷。”女士适许静仁第三子诚，二载病逝，年甫廿六。有才无命，可慨也。朴安近以所刊《朴学斋丛书》见赠，为汇录于此。

望江余节高观察（粦），乃湘抚寿平中丞（诚格）之冢嗣也。中丞以词名，而不多见。君喜为诗，有和予《看夏园紫白牡丹》诗，前四句云：“微薰风软不嫌吹，同认康桥布置宜。槛畔余寒春尚滞，陇头盛赏梦常羈。”盖谓陇上牡丹极盛。惜予壬子春早归，未及立夏花时也。

庐江鲍叔方茂才（增）为咸丰殉难扶九先生（云鹏）之孙，喜吟咏。壮岁尝游热河，赋诗云：“行行此去熟河路，避暑当年是帝居。”《归途》云：“长途冰渐泮，原路马知还。”《过迁安县济渡处见王彦章铁枪遗迹》云：“铁柱穿磐石，苍山夹乱流。”沧桑后里居，《赠典狱冯竹庄》云：“无田思种德，在野不言官。”均有思致。

吾邑尚有数人能诗，并录于此。徐孟彤大令（守墀）尝游伊犁，有《塞上草》，《宿古浪县》（在凉州）云：“策马趋危磴，盘旋入寨昏。寒林屯雪鸽，晚市出山豚。野老争披褐，（即羊毛所织布。）荒城早闭门。征途摧壮志，怅望欲何言。”《布隆吉萨尔》（过此即猩猩峡）云：“峡口初生草，关中早送春。离奇观鬼物，怆惻悔风尘。野暗雕窥马，年荒鹿近人。至今怨回纥，城破点行频。”二诗雄浑似岑嘉州。章竹生（秦笙）《过彝陵郭景纯尔雅台》云：“洗砚池荒剩绿苔，夕阳影里一徘徊。《游仙》绝调今沈寂，吊古惟余尔雅台。”乱离行旅，自多感慨。竹生乃道光己酉浙江主考璧贝编修（琮）之玄孙，哲騫、梦芙二君之犹子也。郎仲涤断句云：“单衣六月凉如水，一枕南窗听雨声。”殊有别致。

予《赠张祝三医士》诗云：“三世医传三折肱，千秋金监旧家声。闲来爱谱《阳春曲》，压笛柯亭作风鸣。”君为沪上名医骧云先生之孙、星若处士之子，三世皆善岐黄，君亦嗜倚声。

涪陵文自怡（德铭）阅《青鹤杂志》余所作诗话，悦之，奇诗稿来乞定。录其《涪州北岩纪游》云：“崖顶飞泉落，山寒气亦阴。蚕丛余古积，蜗篆辨奇形。洗墨黄山谷，题诗朱考亭。钩玄留讲学，闲坐味义经。”又：“亭小圆如笠，屏开翠嶂横。倒生蟠石树，俯瞰隔江城。远火荒山烧，余霞别浦明。高风怀范守，此地劝农耕。”隽永似姚合。《蓬州舟中》云：“左迁能识民间苦，颜鲁公曾作此官。寄语而今当道者，古人风节著艰难。”此作无异香山《新乐府》。

攸县龙毅甫吏部（敝年）乃芝生少司寇（湛霖）冢嗣。己未、庚中间，余遇之于沪。君遣其贤子毓琨来问业，余曾题其《南北史小乐府》云：“延寿当年擅史才，平亭南北掇寒灰。渔洋早学音声佛，又见黄金铸蠡来。”君旋归长沙。以毓琨负才早逝，忧伤成疾，壬申卒，年五十许。遗稿未梓，余拟搜辑，刊于《诗话》续编。毓琨字伯石，年十五，来从余学诗。风神似卫叔宝，言论似王

辅嗣。尝有句云：“梦远情犹在，花飞态自妍”，“云轻莫逐晴时月，风厉犹怜落后花”，意致凄婉。归湘后，癸亥花朝病逝，年甫弱冠。予哭以诗，有“作草宗王令，搞辞仿《晋书》”之句，纪实也。

合肥李问淞（国枢），诗人庚余丈仲子也。年逾冠，有目疾，而喜阅书。同居沪，来从学。尝游西湖，有“鱼避中流棹，云垂列岫鬟”之句，予极赏之。乙丑上元，多食汤圆，致发红疹，西人谓为“红痧”。入医院三日而逝，年甫廿六。性极厚，劬学甚猛，可伤也。予后阅咸同间庐郡儒医董二山（承谷）所撰《药性论》，谓此症粤人谓为“发癍”，乃胃热极。曾以梨汁饮之，兼旬愈，但忌米饮耳。（食米则牙状黑。）并著于此，以告来者。

庄吕尘有《庚辰中秋夕诗》云：“击鲜沽酒邻家侈，薄饼清糜稚子欢。佳节本来非我事，小盘久已误儒冠。”（小盘，见《吴志步隅传》。）善写幽怀，自成佳句。

宛醒吾近赋《秋斋闲兴》诗云：“哦诗未已月初上，招鹤不来云欲还。”又：“多情相对是秋山。”章梦芙和其“山”字韵云：“红树斜阳郭外山。”余亦和云：“去垣留得一房山。”（时庐城已堕。）三押“山”字，皆有别趣。古人警句，如江瑶鲜荔，隽而弥永，殊耐人思，近人则诸真长之“茗坐今为佣保重，笙歌谁解乱离曾”，李拔可之“盈盈月上初生水，款款花飞不定风”，刘锡之丈之“十里繁华丝步障，三生惆怅玉搔头”，黄松客之“芙蓉春水曲江曲，杨柳大堤三月三”，郑质庵之“听箫忽起城头角，看月微嫌树里灯”，黄公渚之“出墙人语堕烟外，受月林光明露初”，皆可备学者潜思深玩，效法步趋。或问余曰：“君生平得意之作，能一诵否？”余曰：“仆欲学大历十子，苦未能至。如‘梅讯正逢晴雨候，鱼书多在有无间。’‘故里一条瓜蔓水，避荒千树鹧鸪声。’‘震泽波涵神禹迹，洞庭春驻翠华年。’‘鸡犬桑麻秦日月，烟波风雪汉关津。’‘至公堂上三条烛，独乐园中百和香。’（读山阴孙莲士诗集，追忆道光己酉，吾乡章壁田编修典试浙江，独阅试卷事。）‘总角龙文童智慧，齐眉鸿案佛因缘。’（《寿冒鹤亭暨德配黄恭人六秩》）‘归鸿来燕易寒暑，左江右湖资粥缠。’（《寄怀散原先生庐山》）‘闲云飘泊不成雨，废堞登临共断魂。’（《张次珊通政约游明胡宫》）‘屡向空山求鸾鸾，果然惊座得麒麟。’（《答李晓耘问庄吕尘》）‘幻相宛陈钟虞似，赐绯不畏雪霜欺。’（《咏吊钟花》）‘仓篆汉分皇古味，芳兰白石楚《骚》心。’（挽程子大）‘笔阵精妍行我法，诗城割据集鸥群。’（《题忍古楼集》）‘老子何妨化胡佛，叔孙原是秉仪人。’（《送别刘宣阁》）‘一线春江词客泪，万山寒草故人坟。’（《赠吴雁舟》）‘诗句俨同花九锡（用罗虬语意，）凉宵遥得月平分。’（《读鹤亭昙花诗赋寄》）‘当前好景须真赏

，卧后清思费苦吟。’（《寄许迟生世兄》）诸联皆自谓稍可者。愚谓吟咏一道，可以怡情，可以引年，仆则年跻耄耋矣。昔人谓诗能淑身淑世，非虚言也。学者宜效之。”

予之五言自以为尚可者，附录于后：《赠袁伯夔》云：“礼节能疏放，文章倡老成。”《赠曾重伯》云：“珠悬城不夜，毫染玉为田。晋贤三语掾，秦特百夫防（君娴技击。）”《赠李孟符水部》（岳瑞）云：“灵均兰蕙叹，臣甫杜鹃哀。”《初夏何架叟丈枉过敝庐赋呈》云：“世随春已换，州曰道弥光。

（丈乃爰叟太史之孙，善书昼。）”《寿吴仓石丈》云：“诗吟东野瘦，人是古皇余。”《怀郝晋年明经》（名乔龄，临榆人）云：“呼吸餐朝气，逍遥致大年。”《挽丁叔雅》云：“无家寒食客，有梦故园扉。”《挽宋燕生》云：“微纓元晏，孤抱仲长书。（君著有《卑议》四卷。）”《挽张搜楼丈》云：“安石为诸舅，浮邱是本师。”《挽沈涛园中丞》云：“独储《左传》癖，早被伏波名。（公尝为金陵水师学堂总办。）”《余伯陶约游南翔》云：“万鸦啼宿雨，一水抱孤村。”《巢园》云：“石梁横涧窄，瀑布挂山明。”《陇上伏日作》云：“上风犹被褐，（即毛布。以羊毛织成，有粗细二种，粗者可以御寒，细者可以祛暑。）盛夏不闻蝉。”《述怀》云：“断蓬成泛泛，飞鸟对闲闲。圣狂争寤寐，物我与周旋。”

偶书《诗话》后一律云：“文学根株未渺茫，每思旧业继辉光。星轺卓越留佳讖，（先太高祖封池太史公，尝持友人吴元桂所辑《昭代诗针》，乞座主新建叶泊斋阁学一栋作序。叶公序中有谈及近今诗学陈子言云云，此乾隆年间事。叶公乃甲子江南副主考也。）碑藓联帛发异香。多难干将资砺石，晚成诗卷在江乡。才非康世何须仕，名寿眉公幸颀颀。”庚辰冬，七七叟鹤柴记。

●补

辛巳仲春，冒鹤亭检篋得余己卯初春所作《转轴篇》，再和一首见赠云：“前年枉诗在怀袖，君今七八我六九。论交三世逾百年，少壮过从到白首。喜君著作盈绡缣，晚知倒蔗差味甜。小邦邾莒竞自大，辈行绝逸谁先髯。”余答和云：“昔我卅八君廿九，相逢吴市酌大斗。《小三吾》是霍嫫姚，（君著有《小三吾亭集》。）也如黄绢论窟臼。一序真当直万缣，五羊述旧笔花纤。（君为拙撰《据梧集》作序，且述粤中旧事。）于今耄耋藏人海，又见斜川（谓孝鲁世兄）侍子瞻。”

常熟钱仲联（萼孙），一号梦苕，乃翁文恭相国之戚。文学六朝，诗近玉溪一派，与余曾相识。近于友人处见其《过苏州》一首云：“重见江南柳色黄，奔车载梦过金阊。难忘旧馆眠秋雨，何意芜城换夕阳。劫后乱成抑郁，鸦边一塔写荒凉。纵然吴语相温好，为是前尘总断肠。”此作似韦庄乱后诗，语意凄清

，耐人寻味。

陈知白居士（榆荫）乃介庵太史冢嗣，为逸夫之尊人，今年五十有二。昔尝随宦武昌府廨，近由望江避乱，历赣、湘、两粤而至沪，出示近稿。录其《戊寅秋车中望衡岳》云：“火德南疆耀祝融，千秋祀典列崇封。流亡不许闲登眺，一样匆匆负岱宗。”要言不烦，情景俱到。断句如“客梦远随江上月，天心教看岭南花”，（《桂林重九》）“相沿汉腊人犹守，渐染欧风礼各殊”，（《己卯除夕沪渎家祭》）“途穷人比离群雁，物贵钱如赴壑蛇”，善写沪上近状。

汉川徐澄宇（英）与德配甯乡陈秀园女士（家庆），曩在沪教授，曾相识。甲戌偕应聘至安庆大学，为文学教习凡四年，乃避乱之湘中。兹录澄宇《苦雨诗》云：“苦雨沈沈昼掩扉，荡胸奇气忽成围。文章久作江湖客，十二楼高未忍归。”秀园《忆沪渎半淞园》诗云：“临水结茅茨，垂杨蘸鬓丝。小山堪入画，幽径可寻诗。茗坐忘时久，清谈待月迟。西风吹落叶，别后苦沉思。”以见一斑。澄宇尤工文，秀园亦善词，有赠予《秋霁词》云：“商飚正紧，一叶西风，一笛秋声，吟兴未寂。”颇近清照。

旌德吕仲素女士（美荪）乃瑞田学使（凤岐）次女，善诗文。羁居青岛，曾刻先德《静然斋笔记》。有《得鹤柴世丈书次韵奉酬》云：“来向营邱老，闺中一草衣。山川倦游览，诗礼念庭闱。歌罢伤薇落，天寒无竹依。仁风期有勖，莫使玉音稀。”

嘉兴金钟蕊孝廉（兆蕃）乃乾隆丙辰状元桧门都宪（德英）之六世孙，绩学工文。共和初载，曾预修清史，既南归，羁沪频年，与南通徐贯恂有姻戚。癸酉冬，余得徐介绍相识。追忆昔年先太高祖封池太史公为给谏时，荷都宪公保荐京察，情犹师生。迨明年，京察一等，外简常、镇、通道，而都宪公已归道山，不及见矣。细叙世谊，余与君固昆弟行也。君善诗词，坚凝温雅如其人。近复邂逅于友人座中，犹矍铄如旧，著述不衰。兹录其《丙辰行寿永顺从兄甸丞太守六十》句云：“我兄览揆在此岁，先公初得六叶孙。孔佛抱送讖佳朕，玉雪交映光清门。”又云：“科目最重举进士，退就郎署歿声闻。仕宦已至直枢密，愿乞外吏辞要津。郴山高高去天尺，资水千里歧清沦。右临六诏左五岭，风气不到民犹驯。出为三州践昔梦，志除害马苏疲鳞。周官尚廉屡报政，汉吏奉法方名循。忽然掉头起投劾，竟归不借鲈与莼。”又《独影摇红词》序曰：“江亭修楔，分韵赋诗，赵次珊馆长独为词，余亦和作，仍用所分‘翠’字韵。”词云：“城郭参差，酴寒不放韶光起。伫天尺五重三，萧瑟犹如此。人说王家故事，侍耆贤、洛英借拟。隐囊纱帽，流水游龙，群贤毕至。槛外平原，柳黄暗敛东风细。朝来爽气扑檐楹，山色沈空翠。谁道春来久矣，问元

都、花开尚未。俊游申约，策蹇重看，芦芽垂水。”余亦有赠君诗云：“吾祖乾隆世，荣叨都宪夸。同升类公叔，故事话通家。喜接词章彦，还赓棠棣华。

（哲兄甸丞太守名蓉镜，乃己丑追士，予曩相遇于沪，以其与都宪公异籍，未问家世。旋闻捐馆，年逾古稀。）漉湖（即鸳鸯湖）旧曾至，蒋径未应遐。”广州潘若海主政（博）、麦孺博孝廉（孟华），皆康南海先生门人，负政治、文学才。沧桑后，相继谢世，年未五十也。粤人刊其诗词，南海命名曰《粤两生集》。若海尤善辞令，尝说桂督陆荣廷出兵讨袁。袁亟去帝号，若海之力也。旋以积劳卒。有《泊秋风江》诗：“何意秋风江，著此秋风客。秋风偏有情，吹我孤舟泊。”二十字抵人千百。又有赠余句云：“安贫古人节，茹苦志士心。”又云：“兹事几人工，前修百辈尽。独于百世下，寒灰拨微烬。”孺博乃罗瘿公从甥，有《和挨舅除夕》句：“万事苍茫堕烟莽，一官俯仰得饥寒。”

《述往篇》一首再题《诗话》后云：“霜田饥雁感飞骞，桑下看经在故园。薄质长贫伤鲁钝，名师（谓宝竹坡宗伯）如遇接渊源。延陵厚泽终身戴，（庚子秋，吴北山师携余至沪。）信国知音旷世喧。（文芸阁学士见拙诗，首先称赏。）《皖雅》一编能得就，更将闲话伴清尊。”